

期一十第

唐伯康

名又
二笑
姻緣

香秋點



西遊記

孫行者大戰金錢豹

一天特刊第十期

志金

古裝名劇

祭塔 仕林

傳蛇 白續

公映

示日

開攝

現已



A541 212 0009 0692B

西遊記三笑合刊

目錄

本公司全體職員照相

四赴南洋之邵仁枚照相

本公司全部職員表

西游記影片照相

西游記本事

西游記職員表

西游記演員表

我對於攝製西游記的見解

率題西游記

西游記之文藝價值

題孟姜女過關

譚譚西游記

調笑令題珍珠塔調鸚鵡

我之對於天一影片談

題白蛇傳

電影之晉步

祝英台本意

三笑本事

十六幅

徐碧波

李萍倩

陳積勛

李萍倩

邵碧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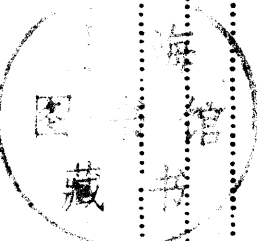
顧肯夫

蔣蓉生

顧肯夫

盧稚雲

顧肯夫



1613682

上海圖書館藏

西遊記三笑合刊

目錄

三笑影片照相……………十六幅

三笑職員表

三笑演員表

三笑漫考……………佛

今古奇觀關於三笑事實之記載

說三笑……………吉誠

爲天一攝製三笑影片作……………碧波

本公司出品輿論之一斑

電影女明星憶評……………昭權

記孟姜女……………陳積勛

本公司出品一覽表

三笑英文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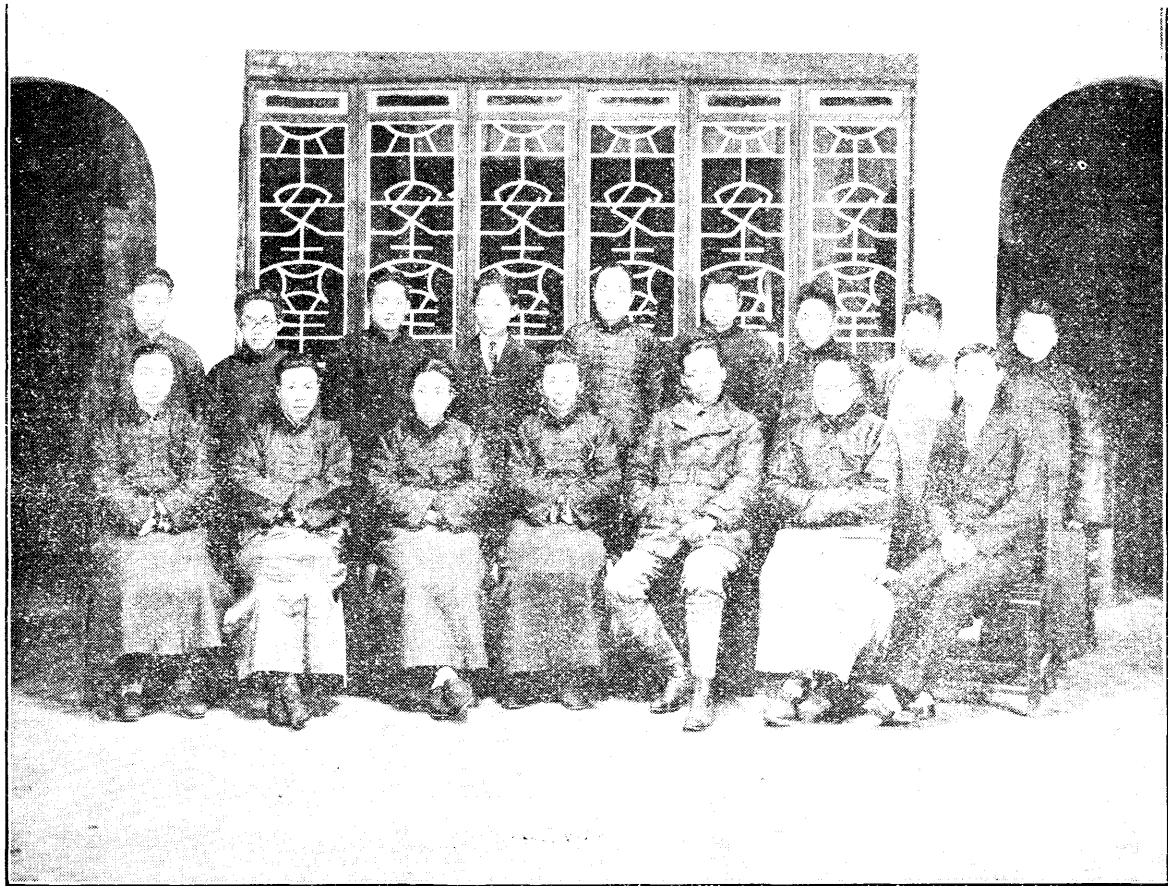
三笑英文演員表

三笑英文職員表

西游記英文本事

西游記英文演員表

西游記英文職員表



相 照 員 職 體 全 司 公 本

之 洋 南 赴 四
枚 仁 邵



志
念
四

新片預告

邵醉翁李萍倩導演

(女)

(師)

(律)

又 名 借 債 割 肉

現 開 不 告

已 攝 日 竣



本 公 司

總 辦 事 處

總理 邵醉翁
協理 邵邨人 邵山客

襄理 邵逸夫

各 部 主 任

導 演 部

主任 邵醉翁
導演 裘芑香 顧肯夫

李萍倩

總 務 部

主任 邵邨人
書記 余從雲

庶務 唐燮元 朱壽生 陳榮芳



職 員 表

發行部

主任 邵山客
發行 周師昌 毛耀翔

攝影部

主任 邵逸夫
攝影 鄭崇蘭 王士俊

照相 周詩祿

會計部

主任 金成紀
會計 張自強

劇務部

主任 邵醉翁
劇務 周念衷 魏鵬飛

孟君謀
繪畫 吳志庵 書幕

韓慈英
剪接 陸春生 陸仲生



說小義演之名著最國中
片巨裝古荒天破

三國志

集 一 第

義結三園桃張關劉

集 二 第

將六斬關五過長雲關

告竣 不日 開攝 現已





西遊記金錢豹本事

唐僧玄奘字三藏奉玄宗命往天竺國取經隨行弟子三人曰悟空孫行者悟能豬八戒悟淨沙和尚披蒙茸涉崎嶇萬里投荒困苦顛連妖魔鬼怪所遇極多有金錢豹者伏居深山窮谷間修煉既久道行已深然獸性未除時爲民害一日偕狼妖幻爲主僕經汪氏園外遙見紅樓一角有美一人綽約如仙子旁立小鬟貌亦艷麗豹涎之間計於狼狼引之入園遇汪氏小姐於假山石旁逕就與語小姐以非素識不之理欲去而豹狐遮道相拒小鬟有急智約以求之員外豹狐信以爲真乃捨之去小姐以其事告員外員外方驚奇忽有人入室黃冠絲縑岸然道貌自言爲郎姓來與金姓爲媒欲聘其女其人蓋狼妖也並言金氏公子曾邂逅女於園中員外怒斥

之狼亦怒曰。詎不知金風洞主金錢豹耶。允我求則洞主與爾女情爲夫婦。否則將擾爾家。弗甯於是。興妖作怪。以脅員外。員外恐允之。狼囑速爲之備。當於今夜成親而去。

唐僧等行經荒野。遙見一莊院門前方張燈結綵。蓋卽汪氏宅。預備以女歸豹也。唐僧等馳至求宿。員外允之。延之入。並治素齋。款待席間。僧見員外時作憂色。因問其故。員外舉其事以告行者。躍然起曰。有是事乎。當爲長者除之。乃命員外引小姐去。使八戒幻爲小姐行者。幻爲侍婢。相將入洞房。以待豹至。而令沙僧守獲。唐僧少頃金錢豹來交拜。而後欣然入洞房。拏幃登床。則娉婷淑女。忽易爲黑醜之八戒行者。亦持棍直入。豹以徒身而逃。至山麓。小妖齊出行者。亦拔毫毛。幻成小猴。無數惡鬪。久之。金錢豹卒爲行者。以金箍棒擊斃羣妖。亦盡殲焉。









西 游 記 職 員 表
導 演 分 幕 編 劇 攝 影 置 景

邵醉翁
顧肯夫

裘芭香
李萍倩

邵邨人
孟君謀

邵逸夫
王士珍

周念衷
魏鵬飛



西游記金錢豹演員表

唐 僧	金 玉 如
孫行者	金世侯
豬戒八	張欽隆
沙和尚	魏鵬飛
金錢豹	孫希明
汪員外	王无恐
汪夫人	丁華民
素 貞	胡 蝶
碧 玉	吳愛珠
金乾葆	張大公
鐵牙狼	
郎鐵雅	張懷玉





我對於攝製西遊記影片的見解

徐碧波

前天同時得到了。天一和上海兩家影片公司的西遊記特刊徵稿信。在腦筋簡單的人們。一定要稱奇道怪的說。怎麼同在一個地點的兩家電影公司。可以攝製同一劇名的影片呢。但是在下的見解說起來。這是一件絕對可能的事。因為西遊記這部書。在我國稗史類裏。簡直負有重大的盛名。並且廣泛得很。即使聯合着海上數十家電影公司。都攝這部西遊記。那資料也儘够採取呢。各家只要襲取書裏一節緊要而含有彈性的去處。加以點綴便得了。況且現在祇有天一和上海兩家。開攝這部書。那材料真有用之不盡。取之無竭的概況呢。

在報紙上。瞧到一段日本消息。說他們國裏。近來對於電影事業。也很注重。並且往往有一個同樣的劇本。由幾家公司。同時開拍。到拍成了。幾家公司將出品。交給富有影戲學識的公正人。加以遴選。最優的便准他們發行。其餘落選的。便着他們銷毀。這樣一來。他們幾家公司。互相磨勵。鉤心鬥角的競爭起來。這倒是促進藝術的一個絕好方法。但是犧牲未免太大了些。

我已經說過。西遊記材料廣泛。大家都可採取。便是雷同了。那各公司導演的個性和方略。是決計不會雷同的。並且倒可以得到一種觀衆的較量心。

大家拭着眼睛看罷。西遊記的優點。到底誰勝過了誰。

率題西遊記

李萍倩

金峯嶺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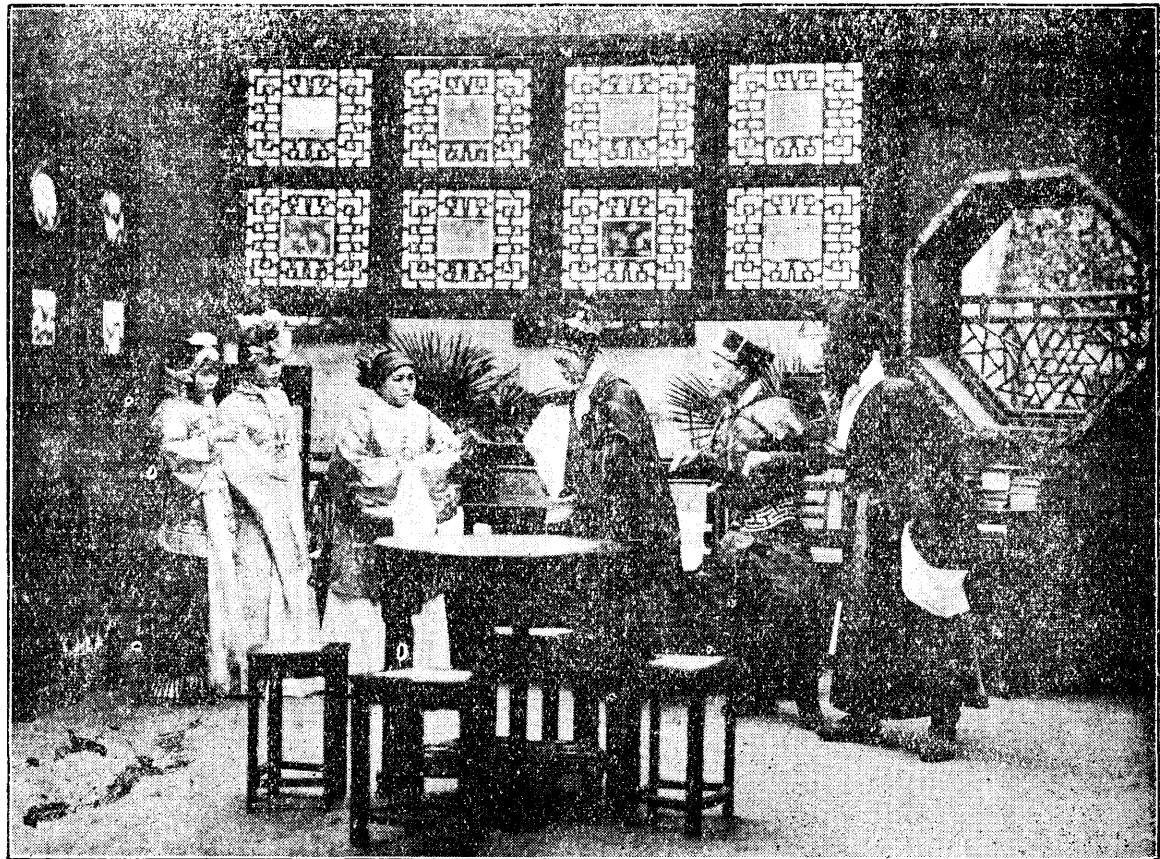
調寄點絳脣

雨斷雲殘·長安此去程多少·霜寒月小·縹渺雷音杳·

度却盤絲·又是金峯道·悲長老·者番愁惱·可是

猿心攪·





西遊記之文藝價值

陳積勛

西遊記一書。爲古今所傳誦。雖荒漫不經。然筆法之精細。結構之縝密。非具大智慧者。何克臻此。而書中微旨。亦足以勸世俗而勵人心。以金玉之語。爲鐘鼓之鳴。故三尺童子。類能道之。如九九劫數之說。寓言諷世。初不僅供人消遣已也。茲者天一影片公司。將以是書攝爲影片。架空中樓閣。使一一實現於銀幕。觀衆置身其間。恍登大羅天上。光怪陸離。變幻莫測。珍奇畢集。怪異雜陳。其中千變萬化。五光十色。在在足以飽我輩眼福。不特此也。我國固有之文藝價值。抑且可藉此而活動宣傳。而流傳於海外。則豈又當日著者所能逆料哉。天一攝製是片。煞費苦心。布景之如何製造也。攝影之如何改良也。演員之如何配合也。殊非可舉手立辦之事。而天一影片公司諸君子。乃不憚心力。冀造成此完美之大片。作空前之豪舉。殊足令人欽佩無已也。

十五。十一。廿六。于新聞報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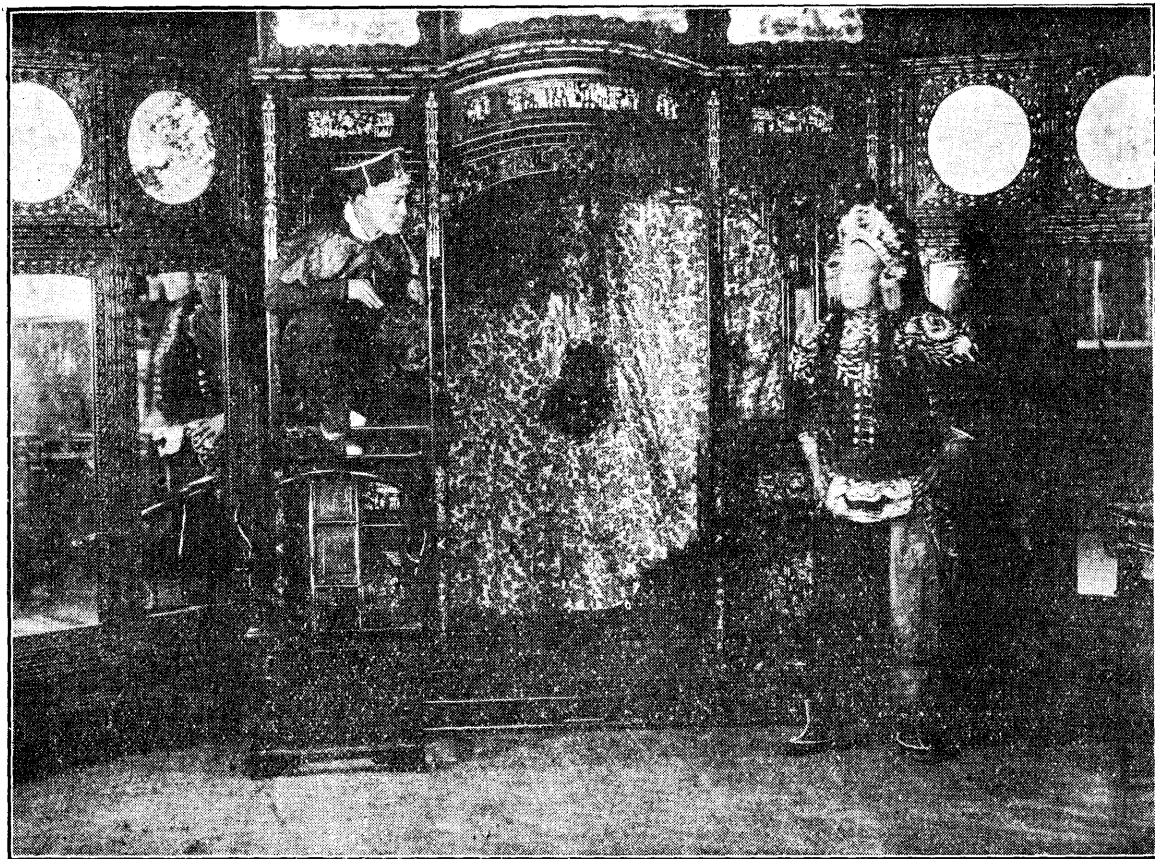
更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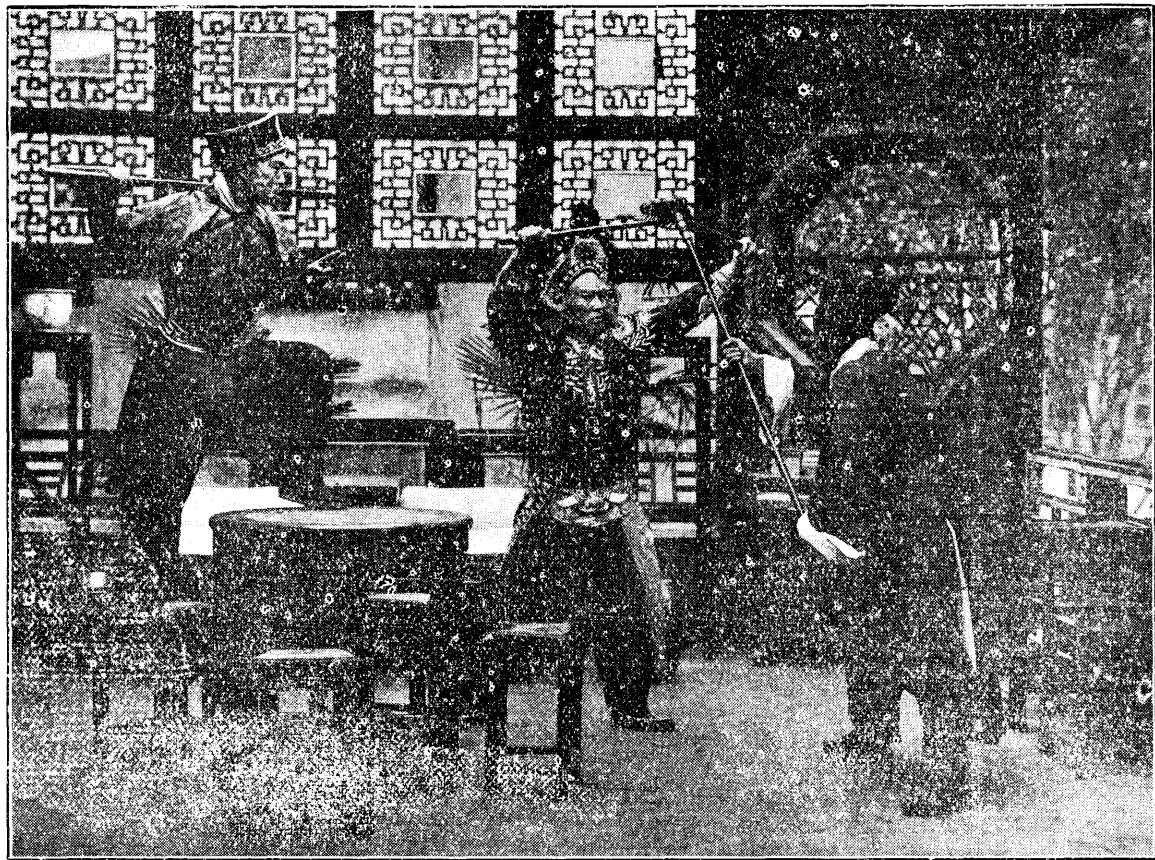
(題孟姜女過關)

漏聲殘。鈴雨細。此恨綿綿牽記。焚企鶴。碎瑤琴。
拚儂千里尋。

愁已歇。淚枯竭。偷渡塞關誰識。衰草裏。赤城邊。
鴛魂葬暮煙。

泉塘李萍倩倚聲





西遊記是我國一部神怪小說。裏面所講的事。千奇百怪。撲朔迷離。令人不可捉摸。昔可使人看了着魔。所以俗語有句話說。「看了西遊記。到老不成器。」

西遊記看是一部荒唐的神怪小說。但是却含有很深刻的哲理。和極好的教訓。不過有許多人不會領略到罷了。

譬如唐僧到西天取經。在路上受着許多磨難。他總是一一忍耐着。並不因而却步。到底給他到了西天。取了經回來。這就是勉勵人要成功一樁事業。須有百折不撓的精神。去和艱難奮鬥。若是一難臨頭。就趑趄不前。那是不可能的。

邵碧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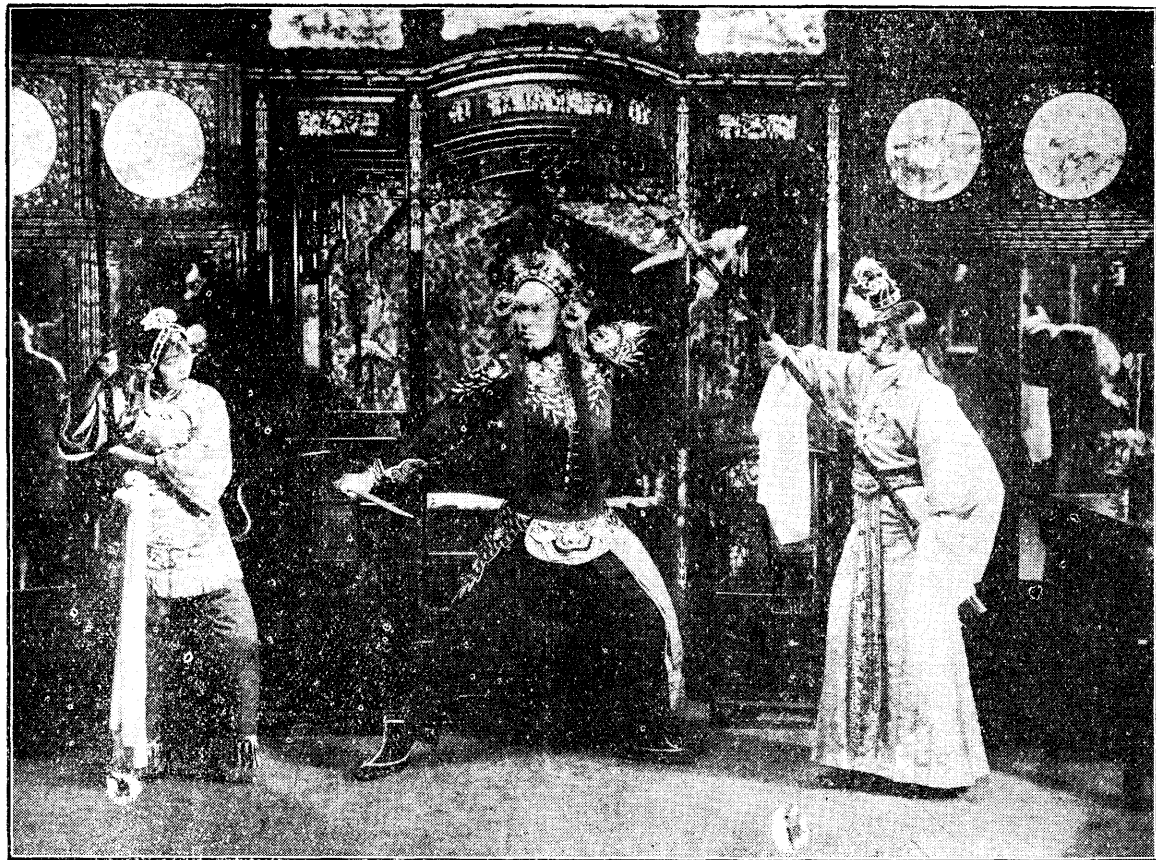
孫行者是一隻極頑皮的猴子。神通廣大。一個筋斗。可以翻十萬八千里。還能七十二變化。大鬧天宮時。連玉皇大帝也奈何牠不得。只好封了牠做齊天大聖。牠的本領。可算是大極了。但是一到西方如來佛手裏。隨他翻幾個筋斗。總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之中。給他壓在五行山下。這就是說邪道總敵不過正道。叫人當以公理勝人。若以強權服人。總究是要失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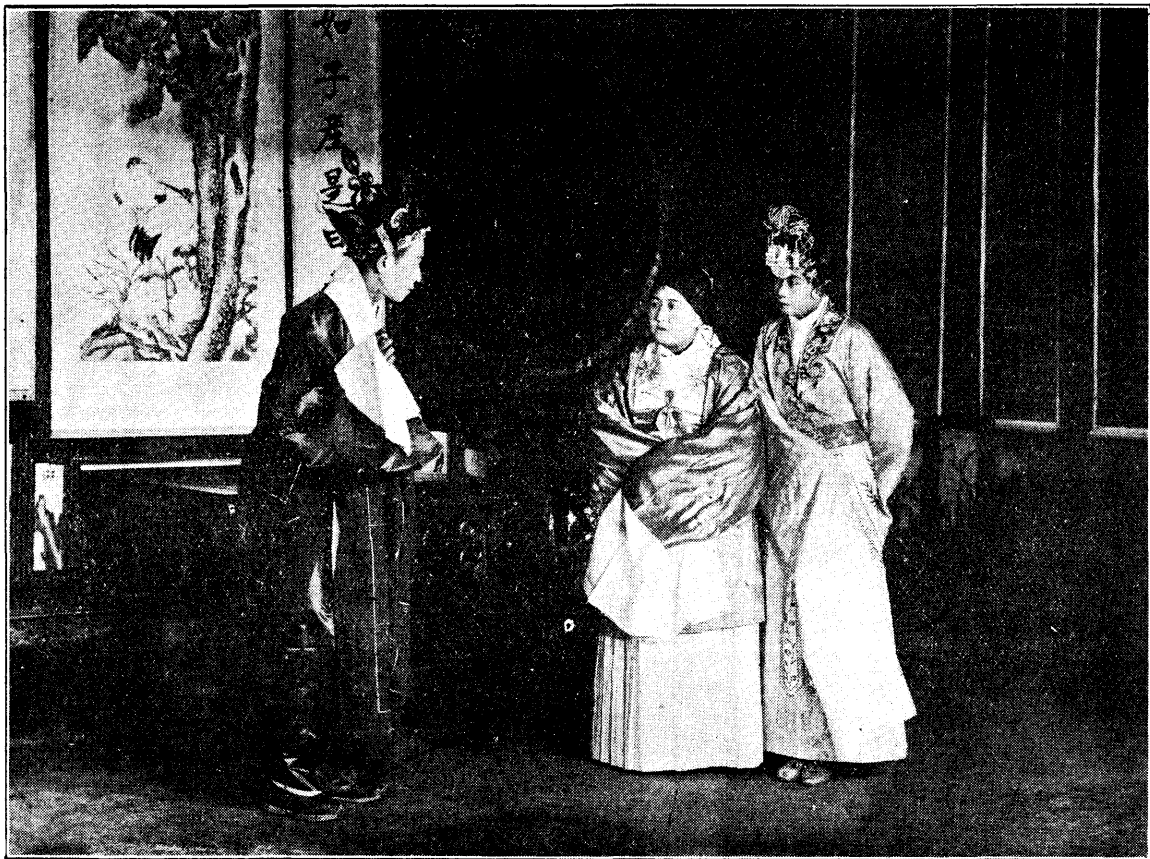
照上面兩段說起來。看了「西遊記」非特不會「不成器」。而且還能得着許多教訓哩。天一公司邵醉翁君。因看西遊記有這樣好的教訓。和濃厚的哲學意味。所以不惜重資。拍成影戲。原不是以情節離奇。佈景喬麗。而作號召的啊。

調笑令
（題珍珠塔調鸚鵡）

鸚鵡。鸚鵡。叫得愁人心苦。江帆來
去如梭。不見伊人奈何。何奈。何奈
。且向花間悶坐。

顧肯夫





我之對於一天影片譚

蔣蓉生

余性憚愚。拙於辭而好靜。弱冠就幕羊城。人有以觀劇請者。恆以事辭。或再三勸之。則一顧即返。惡其鼓樂喧天。笙歌聒耳。久之而朋儕不復相招矣。鼎革後來滬。曾一度至劇場。仍以喧闐而未終劇。後乃絕跡歌場。以至今日。年來主文牘道路協會。獲識邵子醉翁。晤談之傾。知邵創製國產影片。而有天一公司之組織。余因電影能陶人性情。極心折之。未幾而『立地成佛』告成。驅車往觀。覺其用意之深。製片之佳。洵足爲電影前途放一異彩。繼而『女俠李飛飛』『忠孝節義』『夫妻之秘密』『梁山伯祝英台』『白蛇傳』『電影女明星』『珍珠塔』等相繼問世。余承醉翁招。均得往參觀。表情則愈演愈有精采。佈景亦愈攝而愈逼真。且導演民間故事。如『白蛇傳』『珍珠塔』等劇。雖五尺之童。荒村婦女。平日鄉間扮演。目染耳濡。此時栩栩欲活。見於銀幕。幾如讀白香山詩老嫗都解。提倡美術。發揚文化。宜其名聞中外。購者紛如。將來氣象之勃興。營業之發展。內容之鞏固。規模之擴充。別樹一幟。蔚爲大觀。明星巨擘。左券可操。余性素懶。雅不欲爲文以評其短長。因喜天一公司之能推陳出新。爰草俚詞。藉資表揚。所望精益求精。蒸蒸日上。則余私心默祝。而不能自己者也。

題白蛇傳合鉢

不去仙山茹慧果。
偏來濁世證前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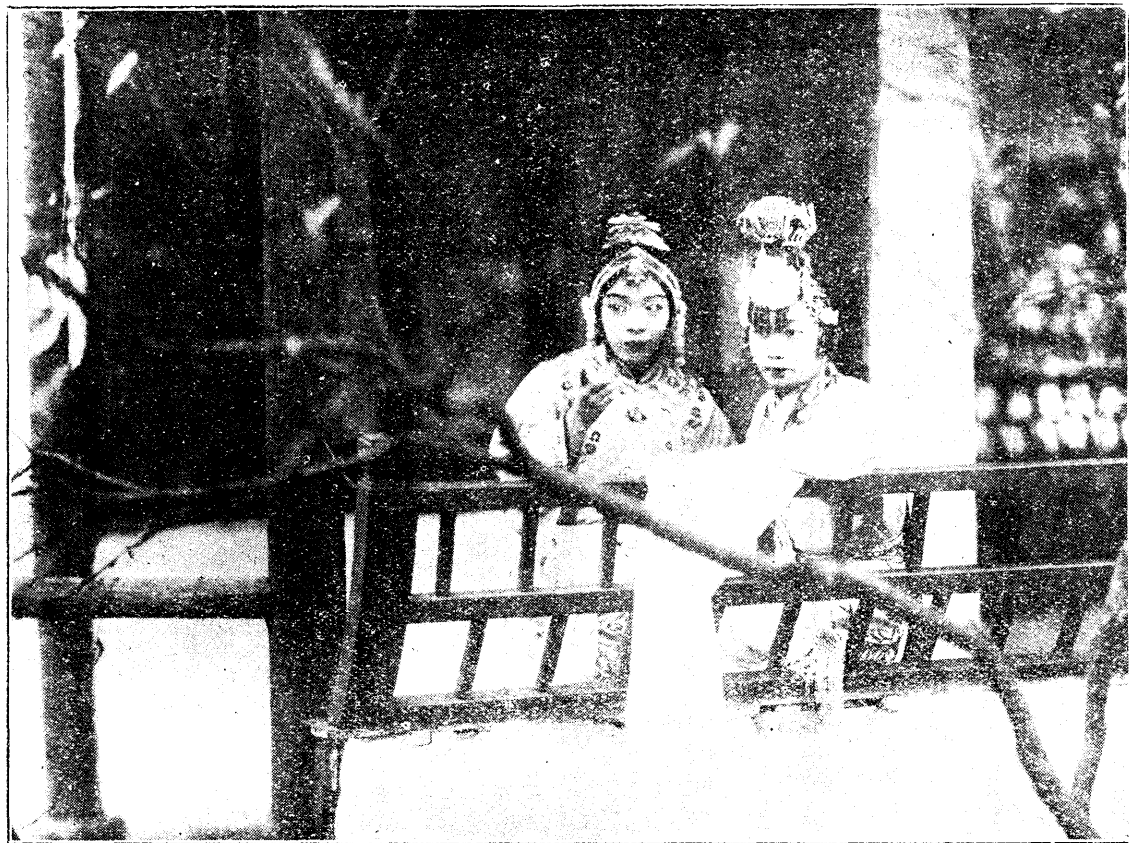
此時應悔偷靈草。
無復雷峯照夕煙。

顧肯夫



吾友中武陸人補也為業修
志路自進急逢柳石林
支个數千步中至雜樹方

對道語... 陸人甚... 提



電 影 之 晉 步

盧 稚 雲

『中國沒有電影。』這種論調。差不多時常聽得。在雜誌上，報紙上也不時見着。就是電影界中人。也不能不承認這句話。難道中國今日所謂的電影。不是電影嗎。在新聞紙上不是明白地刊着中國電影的批評和廣告嗎。那末，中國是有電影的。又豈能胡亂說沒有電影呢。不。我明瞭了。他們所說沒有電影。並不是說中國沒有電影。不過是說沒有真的電影。沒有偉大的藝術價值的電影。足以與美國相媲美罷了。我們中國的電影。已經生產了幾年。但是依舊是故步自封。不能有猛烈的進步。因此我亦不能不為中國的電影事業抱悲觀。並且承認中國電影事業的前途。是茫茫無際。是昏暗無光。必致於失敗到不可收拾的地位。熱心電影的人們。恐怕也很深切的和我表同情吧。

可是反轉來一想。電影在中國歷史上。有多大年齡。凡是明瞭電影事業的。和關心電影事業的必定要說。『不過五六年。』譬如一個小孩子。自從脫離母胎。『不過五六年。』他可以有充分的思想，智識。可以作偉大的發展。可以與皓首白髮的人比賽經驗嗎。他正在仰求老年人的教誨。從老年人處求他的經驗。訓練他的思想的時候。爭勝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呀。所以中國即使完全沒有具稍聖藝術價值的電影。完全沒有具爭勝資格電影。是可以原恕的。是有充分理由的。況且我們藝術未嘗不有進步。亦未

嘗不有好的成績呢。從這一層着想。我立刻就拋棄方才所抱的悲觀而向樂觀的路上飛跑。非特此。我並且要直截痛快的說。『三十年後的中國電影。可以與三十年後的美國電影相抗衡相媲美。就是今日聲言中國沒有電影的。亦不期而然的要更變他冷酷而譏笑的論調了』。

我不是不知道這句話或者要引起社會上的譏笑。或者也許會有人用着冷刻的態度。責難我。問我道。『美國既然是經驗豐足。亦是我們中國電影的模範。再過了三十年，美國不是又多了三十年的經驗嗎。中國是五六歲的小孩子。雖然大了三十歲。可是經驗富足的美國電影。不同時又多了三十年的經驗嗎。』不差。我亦曾想到這一層。並且費了許多時候去研究這問題。而最後的結果。使我充分的快意。而說這幾句話。而且我相信我國的電影。必能在三十年後。證明我的話。美國在一千八百六十年起。至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止的電影。完全是在試驗時期以內。或者說是娠妊的時期。其間他們費了許多的心血。造出許多的笑料。繞在一八九一年把純粹的電影產生出來。這時候並沒有電影院。社會對於電影。以為是科學家一種娛樂品。到一千九百零一年。才達到蔚興的時期。電影院亦有成立了。人們對於電影的觀念。一天天接近。他們已明瞭電影的作用。電影的使命。並且得到輿論家的好感。而予以匡助。然而這時的電影與藝術的價值。相離尚遠。後來葛雷菲斯始創近景(Close-up)演員的表情。集中於面部。社會上對於電影的信仰。一天天高深。到今日已成爲全世界電影之表率。

(未完)





美國的大概情形。我們已經知道了。我們現在把中國的电影。兩相比較。來證實我所說的。並且為懷疑我的人解釋。

中國在五六年前。並沒有經過多久的試驗時代。和娠妊時代。因為我們並未構造攝影機械。我們的一切。有美國作為表率 and 模範。對於自製影片方面說。我們是直接達到生產的時間。對於社會方面說。已經受外國影片的陶冶。而對於影片發生好感。所以我們萌芽時代的影片。已經得到社會熱烈的歡迎。比較美國的沉寂冷淡。不是好的多嗎。那末中國電影進步的速率。比較美國為快。亦是預卜前途可抱樂觀的一個明證。

美國從產生時代到蔚興時代。是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一年。計算是十年。回顧我們中國近來新出影片藝術的進步。和影戲院觀眾的增加。證明我們已在漸近蔚興時代了。美國十年經營都不能達到的地位。也快到了。從這層着想。我們中國電影進步的速率。不是比較美國為快嗎。按此推測。我們如其能奮勉從事。不懈不息。向成功的大道上走去。三十年後的中國電影。又那有不能和美國抗衡的理由呢。所以關心電影的且放下你們的憂慮。預備着高昂的嗓子。去歌唱『中國電影是世界藝術模範』的榮耀而動聽的歡聲罷。

(完)

祝英台（本意）

踏紅塵。尋綠浦。烟柳透春暮。莫說家鄉。風雨斷雲
樹。杏壇桃李三千。不鶯燕。向何處。程門咏絮。
其情緒。夜半夢裏依稀。低頭又輕覷。撲朔迷離。硯
畔是情侶。本來天妬良緣。罡風吹散。化作了傷心人
語。

顧肯夫



古裝神怪巨片

西遊記

第二集

女兒國又名琵琶洞

第三集

鐵扇公主

又名孫行者三盜芭蕉扇

現已開攝不日告竣

影片公司最考究攝影——

所以他們的戲劇照片——

都委託匯山照相館。

因為匯山照相館的作品，

能使人人滿意。

天一影片公司介紹

三笑姻緣本事

素心

唐寅字伯虎與文徵明祝枝山同爲吳中才子唐尤工文善畫瀟灑不拘小節時有華學士者爲無錫望族其夫人率婢僕乘畫舫來吳中進香適伯虎亦爲文祝二人所邀往遊虎邱遂與華府人衆相值伯虎遙見衆中有一青衣小婢風姿明慧秀逸絕塵心殊好之不覺尾之而行無何至一寺華府人衆入殿禮佛伯虎亦隨入見婢跪亦不禁爲之屈膝跪其旁婢遺一帕亦爲伯虎所拾得

文祝二人在途中候伯虎不至遂帳然自去其時華府人衆復往遊虎邱伯虎仍隨之而行至一山石之旁得與婢相遇乃以所拾遺帕還之婢回眸相睇不期嫣然一笑

華府人衆遊罷虎邱相率下船伯虎亦雇舟隨之此青衣小婢名曰秋香蓋卽華夫人之寵婢也船至中流秋香出艙傾水適伯虎亦自小艇引身外眺棄水遂濕伯虎

衣袂。虎伯初無怨意。反怡然作憨笑。秋香方深抱不安。及見伯虎作此狀。又不期爲之嫣然一笑。

船至無錫。華府人衆捨舟上陸。伯虎亦急隨之。然舟子泥其行向之。索值。伯虎乃與以一自繪之扇。不暇與語。匆匆逕去。舟子得扇。締視有頃。疑其欺。已仍往追索。

伯虎追蹤至華府。見餘衆已進。幸秋香則尙傍門立。秋香見其來。不期爲之嫣然一笑。翩然入門。計自伯虎追隨至此。已獲三睹美人之倩笑矣。

伯虎見華府門首有招收書役告白。讀之似有動於中方。沉思間。舟子已追至。挾之返船。埠堅欲索值。伯虎乃慨然以錦衣易舟子之舊服。取而著之。舟子大喜。伯虎則竟衣舟子服。往華府應考。焉。華學士既見伯虎。甚愜意。遂錄爲書役。更名華安。命僕人引往見夫人。夫人復命其易衣。往見闔府人衆。學士之次媳二娘者。與伯虎故有戚誼。及見僕人引見。書役華安。睹其貌。心竊疑之。顧礙於婢僕。亦不敢有所究詰也。學士老矣。有子二。長曰華文。次曰華武。延一師課之。讀二子者。雖年事已長。而性猶

頑劣又俱。羨秋香美。深致眷慕。遂至笑柄。疊出矣。
次日學士在書房檢閱課卷。華安（伯虎）旁侍見之。而笑塾師怒其無禮。命彼亦作一文。思有以難之。孰知伯虎一揮而就。其精博且遠。勝於塾師。塾師遂慚而辭職。學士至。是乃頗器重華安。因命彼伴二子讀。且盡佐遵之職。

一日華氏兄弟二人在書房書寢。適秋香送茶點。至見華安桌上有畫一幅。作二人書寢狀。而題其旁曰：一對蠢虫。秋香竊之以呈夫人。夫人怒喚二子來責之。然畫雖涉嬉戲。而筆致殊精妙。始審爲華安所作。幸二娘旁侍以戚誼。故頗爲彼解圍。且慫恿夫人命彼爲夫人繪一觀音之像。伯虎乃乘機請求夫人欲以秋香司畫像時磨墨之職。夫人亦允焉。

厥後二娘私心惴惴。時爲伯虎慮。每欲乘間諷其去。終以未能適逢其會而止。

伯虎曾三次約秋香密叙。秋香俱陽允而陰違之。雖所約之處三度更易。而曾未一踐。且反爲所戲弄焉。

文徵明與祝枝山因伯虎久出未歸頗以爲慮探訪久之始略得其踪跡二人乃東
 裝往無錫造華府投刺謁華學士欲藉此得其底蘊華學士固深仰文祝二人盛名
 得刺亟爲延見至則伯虎果在祝枝山乃托言彼係已之逃僕欲乘機攜之返然伯
 虎托辭不欲行學士亦不忍舍其卽去也文祝二人辭出時伯虎因追蹤相送頗致
 責讓且求計焉祝口授之以計於是伯虎乃返告學士曰我將歸矣祝相公允妻我
 以婢學士曰彼能以婢妻汝我獨不能耶伯虎又曰祝相公允我於衆婢中任擇其
 一也學士沉思有頃曰容少待吾必有以成汝志也學士乃以其事商之夫人夫人
 乃集羣婢於堂上任伯虎任點其一伯虎遍視雖不乏佳麗獨不見秋香乃默不作
 聲問之始囁嚅者再足恭而請曰旣承恩典願窺全璧此間似尙有未至者夫人方
 締視間二娘已審伯虎意乃曰僅秋香未至耳於是夫人乃使人覓之來伯虎見秋
 香至乃指之曰卽此人可矣夫人莞然遂以秋香妻之

伯虎旣得秋香乃於夜闌人靜之時啓花園側戶相偕歸而於財物則一無所取也

次。日。學。士。知。華。安。與。秋。香。潛。遁。甚。以。爲。異。乃。使。僕。人。往。祝。枝。山。處。探。詢。祝。枝。山。語。以。華。安。在。唐。伯。虎。處。僕。又。往。伯。虎。家。則。適。遇。伯。虎。與。秋。香。自。外。歸。固。儼。然。昔。之。華。安。也。惟。服。飾。甚。都。麗。疑。而。詢。之。闍。者。則。以。卽。唐。相。公。對。僕。詫。甚。歸。而。白。之。學。士。學。士。乃。往。蘇。州。投。刺。謁。伯。虎。頗。欲。一。破。此。中。疑。竇。以。爲。快。至。則。見。伯。虎。果。酷。肖。華。安。伯。虎。亦。不。復。隱。且。命。秋。香。出。拜。於。是。相。顧。大。笑。嗣。後。兩。家。且。互。相。往。來。認。爲。親。戚。焉。





中國最著名之演義小說
破天荒古裝巨片

三國志

第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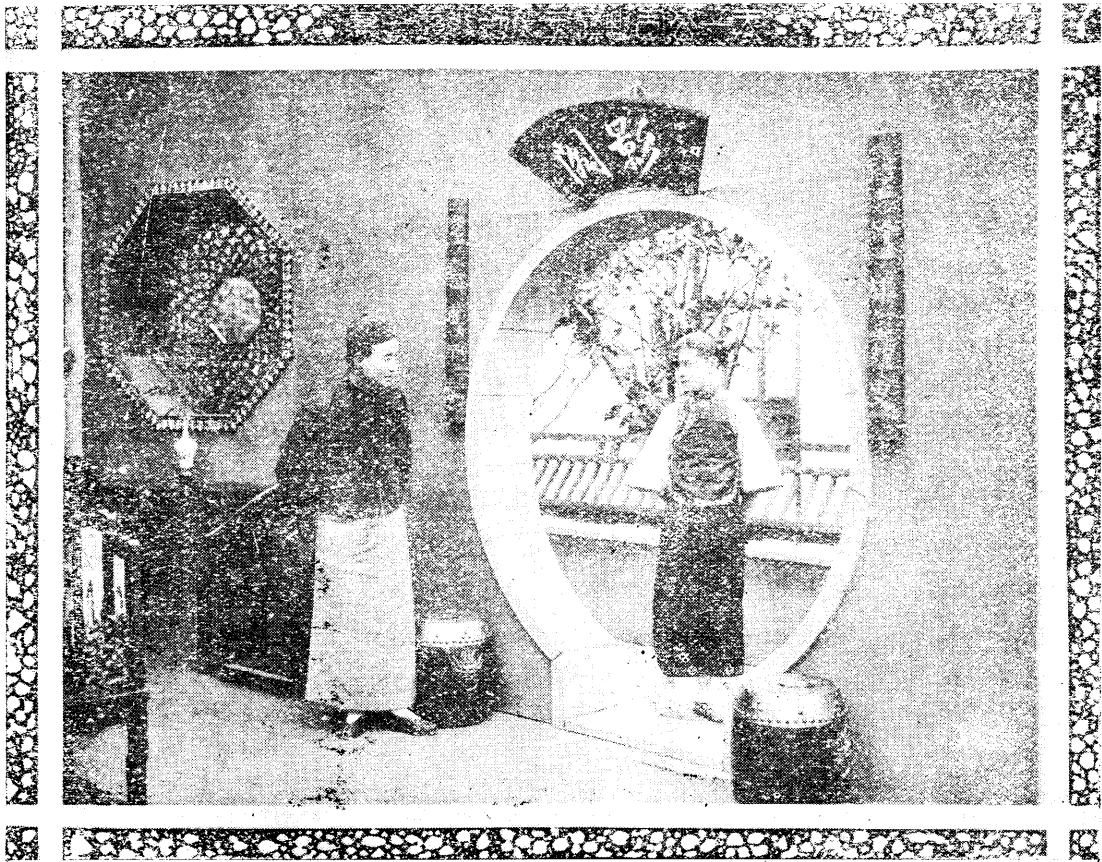
空城計

失街亭 斬馬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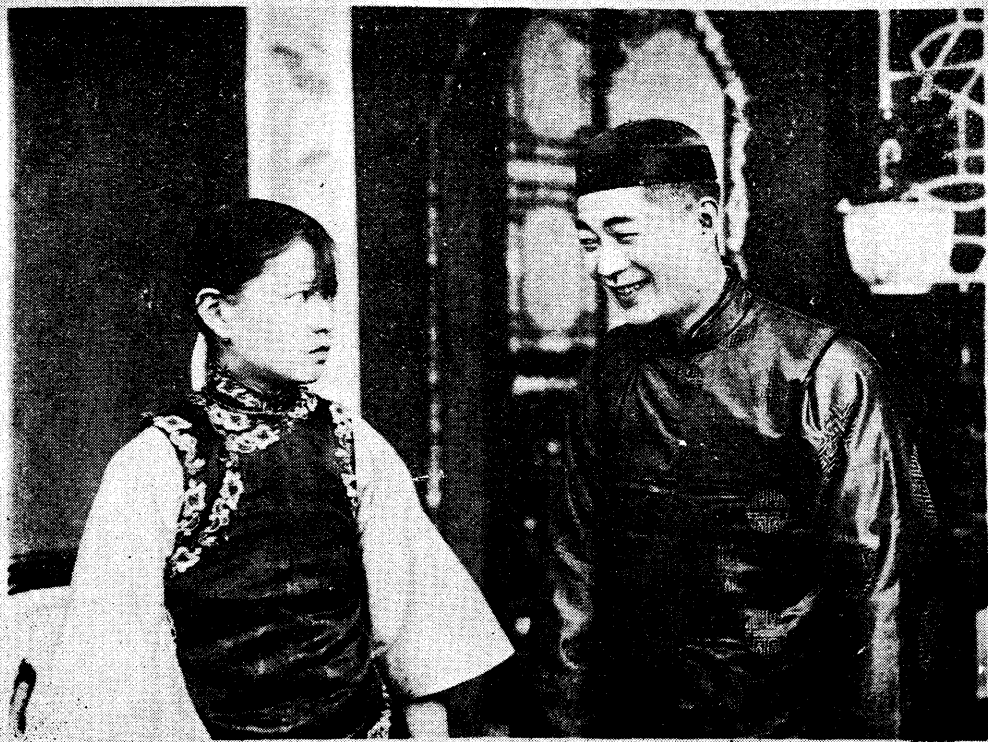
第四集

割髮代首

曹操 皖城 遇張繡



天一公司出品笑姻緣之一幕





三笑職員表

導演

邵醉翁
裘芑香

分幕

顧肯夫
邵邨人

編劇

李萍倩
邵山客

攝影

邵逸夫

置景

周念衷
孟君謀



三笑演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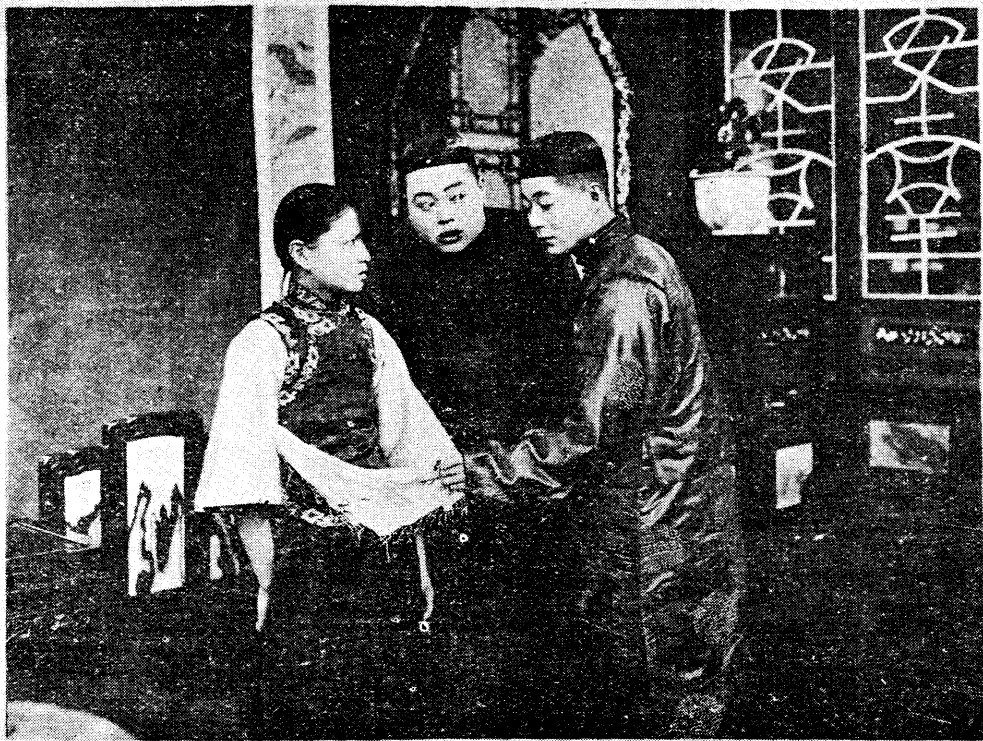
唐祝文華華華華文祝唐
 伯枝徵太夫太徵明山伯
 虎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林雍容 沈冰香 王小香 王无恐 王无氏 丁華氏 張華氏 章梓楠 錢雪帆 謝林蘭 陳玉梅 王金玉 張雪明 周空明 魏空明 周念飛 周念飛 陳振升

天谷山三栄之集



天一公司出品笑姻缘之一幕



三 笑 漫 考

說起三笑。那個不知。那個不曉。唐祝文周四才子的風流軼事。至今世人傳爲美談。但是唐祝文三個人。正史上多有他們的名字。獨周文彬這個名字。却從來沒有看見過。不過有人說。周文彬卽沈石田。因爲石田名周。後人遂疑隱其姓。而姓其名。這也不確。因爲沈周較前。唐寅較後。惟考諸史乘。與唐寅要好的朋友。除祝枝山文徵明而外。尙有兩人。

佛

(一)徐禎卿 明袁襄六如居士集序云。伯虎名寅。初字伯虎。後更字子畏。與故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行實放誕。

(二)張夢晉 查明史。唐寅字伯虎。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又據尤侗明史擬藁。寅一字子畏。吳縣人。童髻入學。才氣奔放。與所善張靈。縱酒放誕。靈號夢晉。

照這樣看來。周文彬不是徐禎卿的託名。便是張夢晉的化身。因爲做三笑的人。與兩人或者有些係關。故不會把他真的姓名寫出。也未可知。

三笑書中。并說唐伯虎討了九個妻室。演了許多風流艷史。這也不免過甚。然則三笑一書。完全沒有這事實麼。却也不然。唐伯虎的風流放誕。確是事實。但是沒有像三笑上所說的淋漓盡致罷

了。伯虎所以風流放誕。脫略禮法的緣故。也有兩層原因。

(一)爲徐經的考試案。考王鴻緒明史稿。寅舉宏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僅得試題。事露。寅友人構其事。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爲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因小故去其妻。自署其章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二)寧王宸濠謀叛案。考堯山堂外紀。宸濠甚慕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法。知其必反。遂佯狂處世。宸濠遣人饋物。則俱形箕踞。譏訶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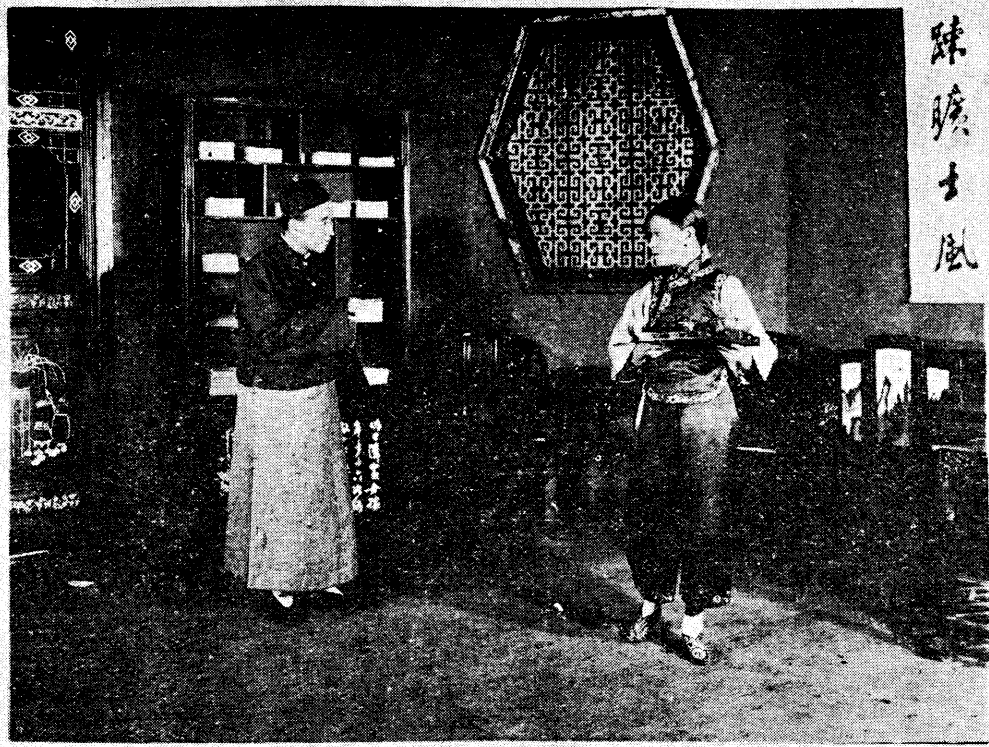
伯虎有這樣的才調。處這樣的環境。其中塊磊鬱勃之氣。無從發洩。惟有託諸風花雪月。以自消遣。無論何人。到此境地。多有所不能免的。徐經之案。因爲放誕而獲禍。宸濠之案。爲放誕而得脫身。唐寅的身分和人格。亦可以看得出他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了。

是以三笑一書。並非是完全向壁虛造。但是也並非完全事實。不過他所說的事實。不能完全確實。或是他自己的事實。或有不非他自己事實。借他人的事實來附會的。譬如三笑中秋香的三笑。唐寅賣身投靠。追舟。點秋。等事。則確有所本。但秋香僅一笑而非三笑也。蕉窗雜錄云。

唐子畏破放後。於金闈見一畫舫。珠翠盈坐。內一女郎。姣好媚媚。笑而顧己。乃易微服。



第一卷 第三集 第三回



疎曠士風

買小舟。尾抵吳興。知爲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作落魄狀。求爲傭書。主人留伴二子。事無不先意承旨。主甚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令行。曰室中婢惟汝所欲。遍擇之得秋香。卽金閨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曰。若非金閨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如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汗如流。且歡呼浮白。旁若無人。睨視我舟。妾知君非凡士。乃一笑耳。

三笑中祝枝山曉得唐伯虎在無錫華太史第。乃投刺晉謁。見唐寅送茶出。祝枝山把唐寅痛罵一頓。也有來歷。蕉窗雜錄云。

伯虎娶秋香後。有貴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於席間恒注目子畏。私謂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於賓席。明日。治百金裝。送歸吳中。

三笑中祝枝山除夕題無字對。與徐子建明倫堂評理一事。據王道衡所記。亦並非無因。

梁溪舊俗。元旦無春帖。第以紅箋貼兩門楣而已。唐先生嘗薄遊。歲暮馳歸。抵梁溪已除夕。遂不復前。旅夜無賴。呼奚奴研險磨斗許。爲題二句云。「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一城幾徧。詰朝門啓。相與爲神怪也。

據此。除夕題對一事。並非祝京兆的事實。亦係六如的事實。惟其聯語並非如三笑所載。想爲後人杜撰耳。

伯虎嘗作八美咏八首。他所咏的八美。並非陸昭容等等八美。乃文君。昭君。綠珠。碧玉。梅妃。太真。薛濤。鴛鴦。的八美。這幾個是古時的美人。並非當時的美人。做三笑的。借來暄染他罷了。茲錄其八美咏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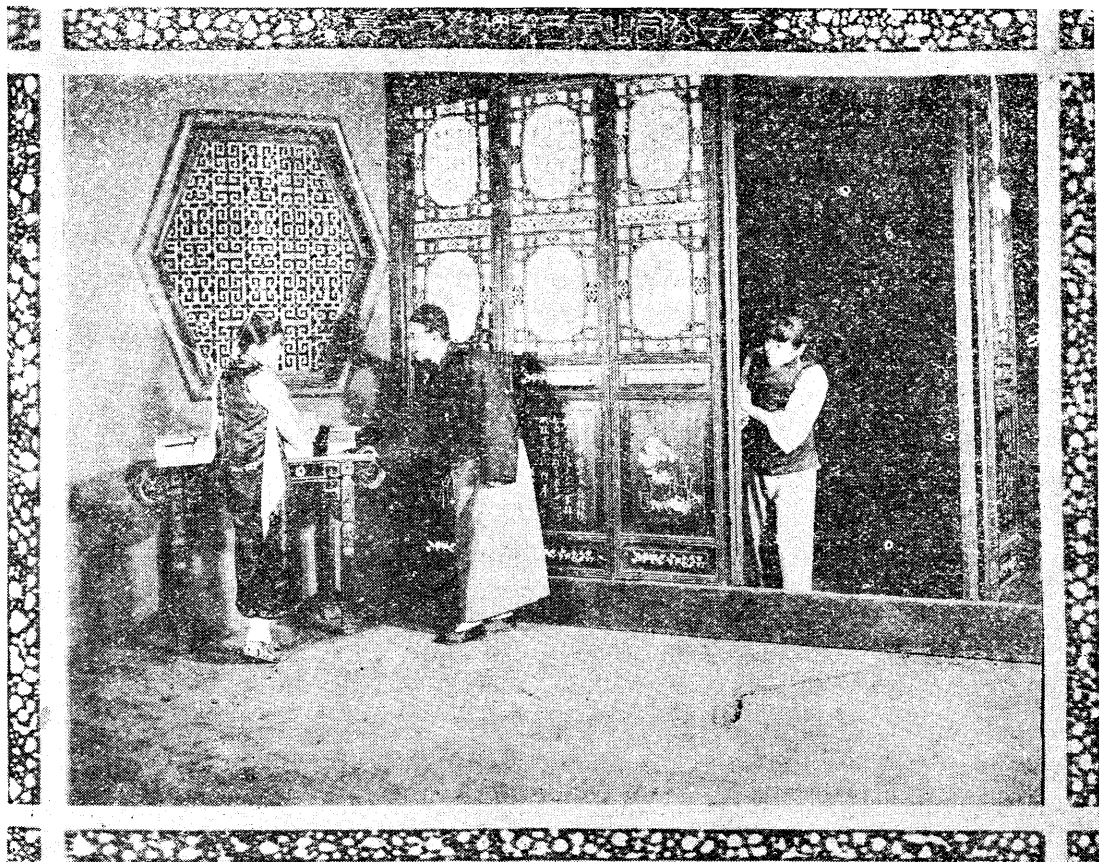
「文君」浮生難比草頭塵。常把千金視此身。如此琴心挑得動。不知匪石是何人。

「太真」欲與君王共輦還。馬嵬路狹轉頭難。早知怨自思萌蘖。悔不當時乞賜環。

伯虎九美圍圓之說。當然更屬無稽。大約是因爲伯虎曾經繪畫九美圖。小說家遂附會上去。說他娶了九美。據黃九烟補張靈崔臺合傳云。

宸濠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尙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姑蘇木桂。嘉禾朱家淑。金陵錢韶。江陵熊御。荆溪杜泉。洛陽花萼。錢塘柳春陽。公安薛幼端。圖咏旣成。進之濠。濠大悅。乃設特讌享六如。

祝京兆雖是一個放誕之士。總不至如三笑所云。「洞裏赤練蛇」之甚。并且唐寅狂縱的時候。允明也曾極力規勸他。則允明的人格。可見一斑。據王鴻緒明史稿云。



天竺山三子集一第



唐寅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經歲。舉宏治十一年鄉試第一。

至文徵明其人。更是規矩不近女色。據蕉窗雜錄云。文徵明素號端方。生平未嘗一遊狹邪。

伯虎與諸狎客縱飲石湖上。先攜妓藏舟中。乃邀徵明同遊。徵明初不覺也。酒半酣。伯虎岸幘高歌。呼妓進酒。徵明大詫。辭別。伯虎命諸妓固留之。徵明益大呼。幾乎赴水。遂於湖上買舟逸去。

照以上所述。三笑的人物。都是確有其人。而時代也是相合的。不過事實方面。很多失實。致其所以失實。不外二個原因

(一)古老相傳的事情。往往愈傳愈雜。愈失真相。不要說是一個故事了。就是一句簡單的話。經過了七八人的傳說。也能改變得失却原意。何況三笑是經過了二三百年的傳說呢。

(二)小說家描寫的事實。本不能以正史相衡。因為正史是沒有小說的描寫的。要強一個小說家。做一篇小說。而完全不背正史。那是不可能的。三笑的作者。若不把唐伯虎的風流來刻意描寫。若不將文徵明祝枝山周文賓等。每人給他一個特殊的個性。那裏來這樣一部傳神的三笑。更那裏來這般淋漓激盪致的四才子呢。

照事實講。四才子未免太冤枉。而尤其是文徵明。所以我乘此機會。替他們證明一下子。(完)



說小義演之名著最國中
片巨裝古荒天破

志 國 三

集 五 第

坡 板 長

名

又

斗阿抱中軍萬百龍子趙

集 六 第

廬 茅 顧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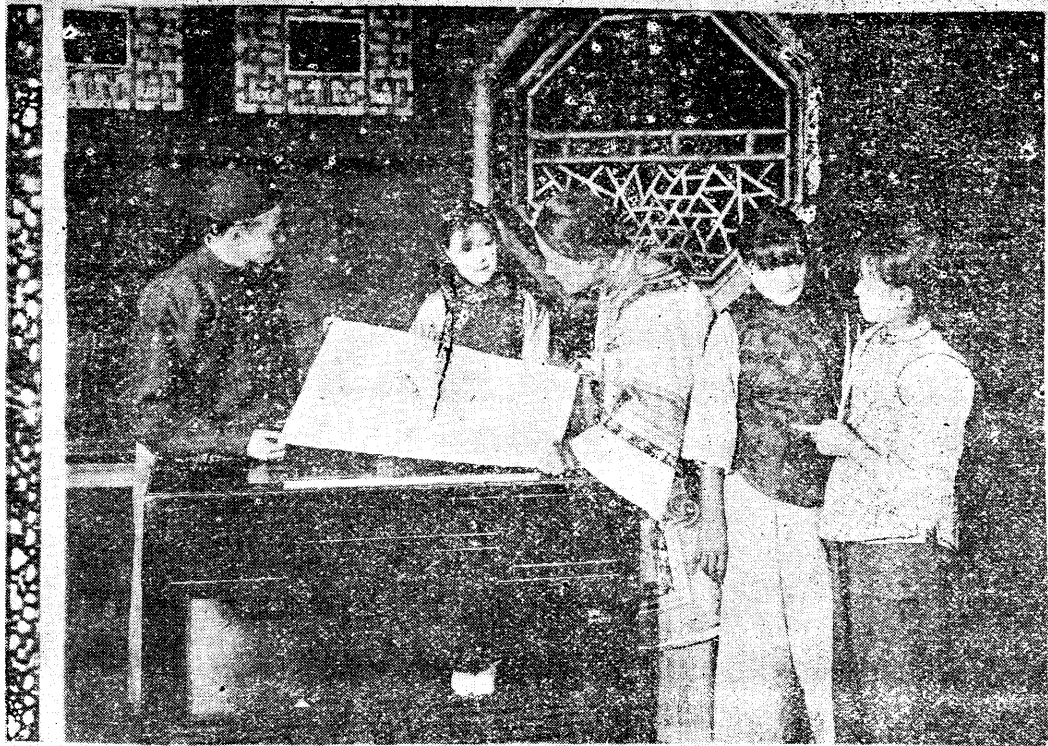
載記之實事『笑三』於關觀奇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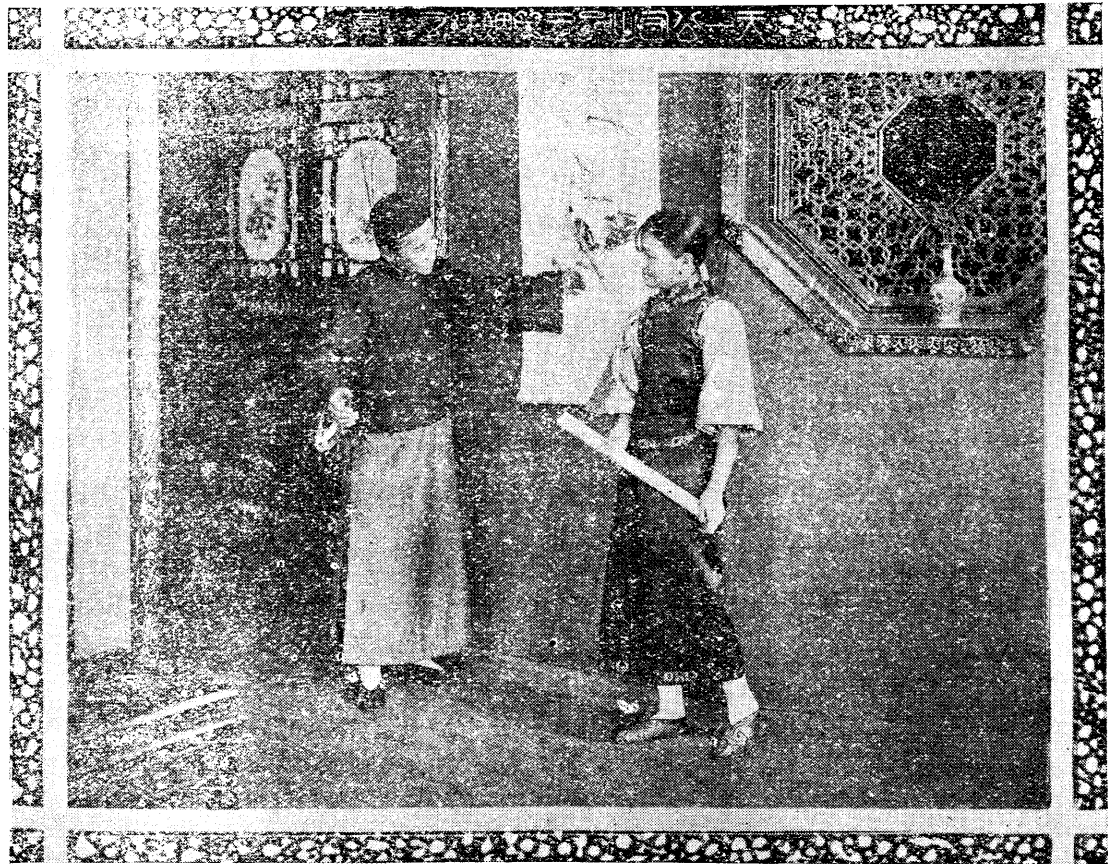
（前略）唐解元一日坐在閩門遊船之上。就有許多斯文中人。慕名來拜。出扇求其字畫。解元畫了幾筆水墨。寫了幾首絕句。那聞風而至者其來愈多。解元不耐煩。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來。解元倚窗獨酌。忽見有畫舫從旁搖過。舫中珠翠奪目。內有一青衣小鬟眉目秀豔。體態綽約。舒頭船外。注視解元。掩口而笑。須臾船過解元神蕩魂搖。問舟子可認得去的那船麼。舟人答言此船乃無錫華學士府眷也。解元欲尾其後急呼小艇不至。心中如有所失。正要教童子去覓船。只見城中一隻船兒。搖將出來。他也不管那船有載沒載。把手相招。亂呼亂喊。那船漸漸至近艙中。一人走出船頭。叫聲伯虎。你要到何處去。這般要緊。解元打一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好友王雅宜。便道。急要答拜一遠來朋友。故此要緊。兄的船往那裏去。解元道。弟同兩個舍親。到茅山去進香。數日方回解元道我也要到茅山進香。正沒有人同去。如今只得要趁便了。雅宜道。兄若要。快些回家收拾。弟泊船在此相候。解元道就去罷了又回家做什麼。雅宜道。香燭之類。也要備的。解元道。到那裏去買罷。遂打發童子回去。也不別這些求書畫的朋友。徑跳過船來。與艙中朋友敘了禮。連呼快些開船。舟子知是唐解元。不敢怠慢。即忙撐篙搖櫓。行不多時。望見這隻大船。就在前面。解元分付船上隨着大船而行。衆人

不知其故。只得依他。次日到了無錫。見畫舫搖進城裏。解元道到了這所。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原到此處泊舟。明日早行。我們到城裏略走一走。就來下船。舟子答應自去。解元同雅宜三四人登岸。進了城。到那熱鬧的所在。撇了衆人去尋那畫舫。却又不認得路徑。東行西走。並不見些踪影。走了一回。穿出一條大街。忽聽得呼喝之聲。解元立住脚看時。只見十來個僕人。前引一乘煖橋自東而來。女從如雲。自古道有緣千里能相會。那女從之中。閻門所見青衣小鬟。正在其內。解元心中大喜。遠遠相望。直到一座大門樓下。女使出迎。一擁而入。詢之傍人說是華學士府。適纔轎中乃夫人也。解元得了實信。問路出城。恰好船上取了水纔到。少頃王雅宜等也來了。問解元那裏去了。教我們尋得不耐煩。解元道。不知怎的一擠就擠散了。又不知得路徑。問了半日。方能到此。並不題起此事。至夜半。忽於夢中狂呼。如鑿魅之狀。衆人皆驚。喚醒問之。解元道。適夢中見一金甲神人。持金杵擊我。責我違香不虔。我叩頭哀乞。願齋戒一月。隻身至山謝罪。天明汝等附船去。吾且暫回。不得相陪矣。雅宜等信以爲真。至天明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說是蘇州去的。解元別了衆人。跳上小船。行不多時。說是遺忘了東西。還要轉去。袖中摸幾文錢。與了舟子。奮然登岸。到一飯店。辦下舊衣破帽。將衣巾換訖。如窮漢狀。走至華府典鋪內。以典錢爲繇。與主管相見卑詞下氣。問主管道。小子姓康名宣。吳縣人氏。頗善書。處一個小館爲生。近因拙妻亡故。又失了館。孤身無活。

(未完)

第十卷之三 婦女之教育





欲投一大家。充書辦之役。未知府上用得否。倘收用時。不敢忘恩。因於袖中取出細楷數行。與主管觀看。主管看那字寫得甚是端正可愛。答道待我晚間進府。稟知老爺。明日你來討回話。是晚主管果然將字樣稟知學士。學士見了誇道。寫得好。不是俗人之筆。明日可喚來見我。次早解元便到典中。主管引進解元拜見了學士。學士見其儀表不俗。問過了姓名住居。又問會讀書麼。解元道。曾考幾科童生。不得進學。經書還都記得學士問是何經。解元雖習尚書。其實五經俱通的。曉得學士習周易。就答應道易經。學士大喜道。我書房中寫帖的不缺。可送公子處伴讀。問他身價要多少。解元道。身價不敢領。只求些衣服穿。待後來老爺中意時。賞一房好媳婦足矣。學士更喜。就叫主管於典中尋幾件隨身衣服。與他換了。改名華安送進書館中。見了公子。公子教華安抄文字。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華安私加改竄。公子見他改得好。大驚道。你原來通文理。幾時放下書本的。華安道從來不曾曠學。但爲貧所迫耳。公子大喜。將自己日課教他改削。華安筆不停揮真有點鐵成金手段。有時題義疑難。華安就與公子講解。若公子做不出時。華安就通篇代筆。先生見公子學問驟進。向主人誇獎。學士討近作看了。搖頭道。此非孺子所及。若非抄寫。必是情人。呼公子詰問其繇。公子不敢隱瞞。說道曾經華安改竄。學士大驚。喚華安到來出題面試。華安不假思索。援筆立就手捧所作呈上。學士見其手腕如玉。但左手有枝指。閱其文。詞意兼美。字復精工。愈加歡喜道。你時藝如此。想古作亦可觀也。乃留內書房掌書記。一應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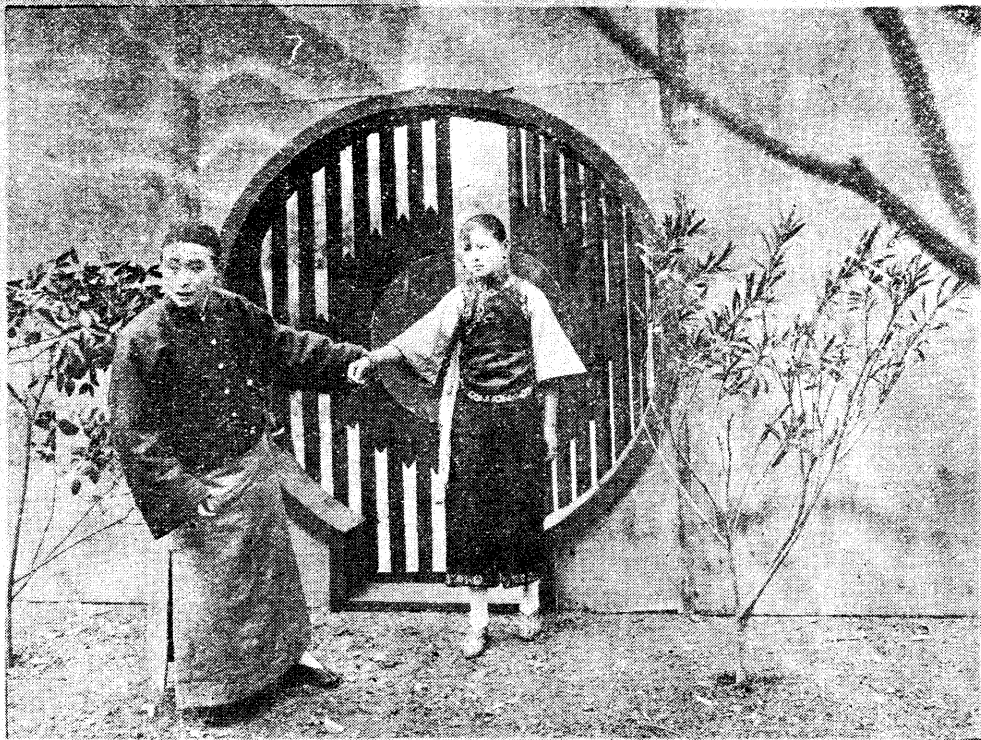
來書劄授之以意。輒令代筆。煩簡曲當。學士從未增減一字。寵信日深。賞賜比衆人加厚。華安時買酒食與書房諸童子共享。無不歡喜。因而潛訪前所見青衣小鬟。其名秋香。乃夫人貼身伏侍。頃刻不離。計無所出。乃因春暮。賦黃鶯調以自嘆。

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開。孤燈半垂。孤衾半欹。蕭蕭孤影。汪汪淚。憶歸期。相思未了。春夢遶天涯。

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見壁門之詞。知安所題。甚加稱獎。但以爲壯年繆處。不無感傷。初不意其有所屬意也。適典中主管病故。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月餘出納謹慎。毫忽無私。學士欲遂用爲主管。嫌其孤身無室。難以重托。乃與夫人商議。呼媒婆欲爲娶婦。華安將銀三兩。送與媒婆。央他稟知夫人說。華安蒙老爺夫人提拔。復爲置室。恩同天地。但恐外面小家之女。不習裏面規矩。倘得於侍兒中擇一人見配。此華安之願也。媒婆依言。稟知夫人。夫人對學士說了。學士道如此誠爲兩便。但華安初來時。不領身價。原指望一房好媳婦。今日又做府中得力之人。倘然所配。未中其意。難保其無他志也。不若喚他到中堂。將許多了鬢。聽其自擇。夫人點頭道是。當晚夫人坐於中堂。燈燭輝煌。將了鬢二十餘人。各盛飾裝扮。排列兩邊。恰似一班仙女。簇擁着王母娘娘在瑤池之上。夫人傳命喚華安。華安進了中堂。拜見了夫人。夫人道。老爺說你小心得力。欲賞你一房妾小。這幾個粗婢中任你自擇。叫老姆姆搗燭下去。照他一照。（未完）

天宮山神社の境内





華安就燭光之下看了一回。雖然儘有標致那青衣小鬟不在其內。華安立於旁邊。默然無語。夫人叫老姆姆你去問華安。那一個中你的意。就配與你。華安只不開言。夫人心中不樂。叫華安你好大眼孔。難道我這些了鬢。就沒個中你意的。華安道復夫人。華安蒙夫人賜配。又許華安自擇。這是曠古隆恩。粉身難報。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還來不齊。既蒙恩典。願得盡觀。夫人笑道。你敢是疑我有吝嗇之意。也罷。房中那四個一發喚出來與他看看。滿他的心願。原來那四個是有執事的。叫做

春媚

夏清

秋香

冬瑞

春媚掌首飾脂粉。夏清掌香爐茶竈。秋香掌四時衣服。冬瑞掌酒果食品。管家老姆姆傳夫人之命。將四個喚出來。那四個不及更衣。隨身裝束。秋香依舊青衣。老姆姆引出中堂。站立夫人背後。堂中臘燭。光明如晝。華安已看見了。昔日豐姿。宛然在目。還不曾開口。那老姆姆知趣。先來問道。可看中了誰。華安心中。明曉得是秋香。不敢說破。只將手指道。若得穿青衣那一位小娘子。足遂生平。夫人回顧秋香。微微而笑。叫華安且出去。華安回典舖中。一喜一懼。喜者機會甚好。懼者未曾上手。惟恐不成。偶見月明如晝。獨步徘徊。吟一詩首。

徒倚無聊夜臥遲

綠楊風靜鳥栖枝

難將心事和人說

說與青天明月知

次日夫人向學士說了。另收拾一所潔淨房室。其床帳家伙。無物不備。又合家僕。奉承他是新主管擔東送西。擺得一室之中。錦片相似。擇了吉日。學士和夫人主婚。華安與秋香中堂雙拜。鼓

今古奇觀關於『三笑』事實之記載

五

樂引至新房合卺成婚。男歡女悅。自不必說。夜半秋香向華安道。與君頗面善。何處曾相會來。華安道。小娘子自去思想。又過了幾日。秋香忽問華安道。向日闔門遊船中。看見的。可就是你。華安笑道是也。秋香道。若然君非下賤之輩。何故屈身於此。華安道。吾爲小娘子傍舟一笑。不能忘情。所以從權相就。秋香道。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競求書畫。若一概不理。倚窗酌酒。旁若無人。妾知君非凡品。故一笑耳。華安道。女子家能於流俗中識名士。誠紅拂綺之流也。秋香道。此後於南門街上。似又會一次。華安笑道。好利害眼睛。果然果然。秋香道。君既非下流。實是甚麼樣人。可將真姓名告我。華安道。我乃蘇州唐解元也。與你三生有緣。得偕所願。今夜既然說破。不可久留。欲與你圖偕老之策。你肯隨我去否。秋香道。解元因賤妾之故。不惜辱千金之軀。妾豈敢不惟命是從。華安次日將典中帳目細細開了一本簿子。又將房中衣服首飾。及床帳器皿另開一帳。又將各人所贈之物亦開一帳。纖毫不取。共是三宗帳目。鎖在一個護書篋內。其鑰匙卽挂在鎖上。又於壁間題詩一首。

擬向華陽洞裏游

行踪端爲可人留

願隨紅拂同高蹈

敢向朱家惜下流

好事已成誰索笑

屈身今去尙含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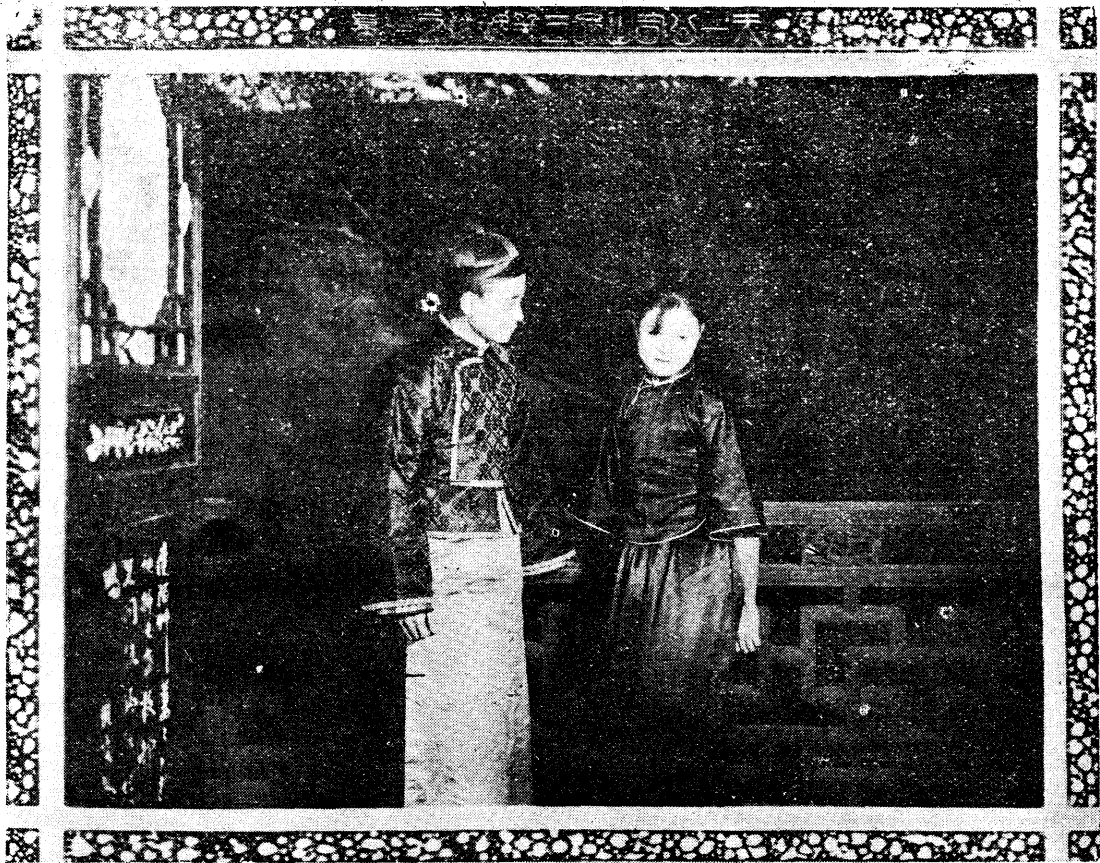
主人莫問真名姓

只在康宣兩字頭

是夜僱了一隻小船。泊於河下。黃昏人靜。將房門封鎖。同秋香下船。連夜望蘇州去了。天曉。家人見華安房門封鎖。奔告學士。學士教打開看時。床帳什物。一毫不動。護書內帳目開載明白。(未完)

一天公司出品之三笑姻缘之一幕





學士沉思莫測其故。抬頭一看。忽見壁上有詩八句。讀了一遍。想此人原名不是康宣。又不甚知應意思。故來府中住許多時。若是不良之人。財上又分毫不苟。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隨他逃去。如今兩口兒又不知逃在那裏。我棄此一婢。亦有何難。只要明白了這樁事迹。便叫家童喚捕人來。出信賞錢。各處緝獲康宣秋香。杳無影響。過了年餘。學士也放過一邊了。忽一日學士到蘇州拜客。從閭門經過。家童看見書坊中有一秀士。坐而觀書。其貌酷似華安。左手亦有枝指。學士不信。分付此童再去個詳細。并訪其人名姓。家童復身到書坊中。那秀士又和着一個同輩說話。剛下階頭。家童乖巧。悄悄隨之。那兩個轉灣。向童子門下船去了。僕從相隨。共有四五人。背後察其形相。分明與華安無二。只是不敢唐突。家童回轉書坊。問店主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店主道。是唐伯虎解元相公。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家童道方纔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文相公麼。店主道那是祝枝山。也都是一般名士。家童一一記了。回復了華學士。學士大驚。想道久聞唐伯虎放達不羈。難道華安就是他。明日專往拜謁便知是否。次日寫了名帖。特到吳趨坊拜唐解元。解元慌忙出迎。分賓而坐。學士再三審視。果肖華安。及捧茶又見手白如玉。左有枝指。意欲問之。難於開口。茶罷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坐。學士有疑。未決亦不敢輕別。遂同至書房中。見其擺設齊整。嘖嘖歎羨。少停酒至。賓主酌多時。學士開言道。貴縣有個康宣。其人讀書不遇。甚通文理。先生識其人否。解元唯唯。學士又道。此人去歲曾備書於舍下。改名

華安。先在小兒館中伴讀。後在學生書房管書東。後又在小典中爲主管。因他無室。教他於賤婢中自擇。他擇得秋香。成親數日後。夫婦俱逃。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竟不知何故。學生曾差人到貴處察訪。並無其人。先生可略知風聲麼。解元又唯唯。學士見他不明白。只是胡答應。忍耐不住。只得又說道此人形容頗肖先生模樣。左手亦有枝指。不知何故。解元又唯唯。少頃解元暫起身入內。學士翻看桌上書籍。見書內有紙一幅題詩八句。讀之卽壁上之詩也。解元出來。學士出詩問道。這八句詩。乃華安所作。此字亦華安之筆。如何有在尊處。必有緣故。願先生一言。以決學生之疑。解元道。容少停奉告。學士心中愈悶道。先生見教過了。學生還坐。不然卽告辭矣。解元道。求老先生再用幾杯薄酒。學士又喫了數杯。解元巨觥奉勸。學士已半酣道。酒已過分。不能領矣。學生惓惓請教。止欲剖胸中之疑。並無他念。解元道。請用一筋粗飯。飯後獻茶。看看天晚。童子點燭來。學士愈疑。只得起身告辭。解元道。請老先生暫住貴步。當決所疑。命童子秉燭前迎。解元陪學士隨後。共入後堂。堂中燈火煌煌。裏面傳呼新娘來。只見兩個丫鬟。伏侍一位小娘子。輕移蓮步而出。珠路重遮。不露嬌面。學惶悚一退避。解元一把扯住衣袖道。此小妾也。通家長者。合當拜見。不必避嫌。舖了。氈小娘子向上便拜。學士還禮不迭。解元將學士拖住。不要他還禮。拜了四拜。學士只還兩個揖。甚不過意。拜罷。解元攜小娘子近學士之旁。帶笑問道。老先生請認認方纔說學生頗似華安。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學士熟視大笑。(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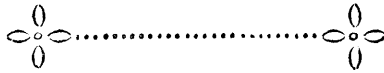
慌忙作揖。連稱得罪。解元道：「還該學生告罪。」二人再至書房。解元命重整杯盤。洗盞更酌。酒半。學士復叩其詳。解元將閨門內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各各撫掌大笑。學士道：「今日即不敢以記室相待。少不得行子婿之禮。」解元道：「若要甥舅相行。恐又費丈人妝奩耳。」二人復大笑。是夜盡歡而別。學士回到舟中。將袖中詩句。置於桌上反覆玩味。首聯道：「擬向華陽洞裏遊。是說有茅山進香之行了。行踪端爲可人留。分明是中途遇了秋香。擔閣住了。第二聯。願隨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他屈身投靠。便有相挈而逃之意。第三聯。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去尙含羞。這兩句明白。末聯。主人若問真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康字與唐字頭一般。宣字與寅字頭無二。是影著唐寅二字。我自不能推詳耳。他此舉雖是情癡。然封還衣飾。一無所取。乃禮義之人。不枉名士風流也。學士回家。將這段新聞向夫人說了。夫人亦駭然。於是厚具妝奩。約值千金。差當家老姆姆押送唐解元家。從此兩家。遂爲親戚。往來不絕。（後略）





古裝歷史巨片

王昭君和番



勸世宗教影片

目蓮救母

現已籌備完竣不日開攝

說 三 笑

吉 誠

三笑是彈詞的一種。前三年新世界書場鼎盛的時候。謝品泉說三笑。在下差不多日夜場都坐在那兒。聽得孜孜不倦。尤其在秋香船艙潑水的第二笑。說得格外滋滋有味。聽客們也好像真有個嬌

滴滴的秋香在傍邊嫣然啓齒一樣。而唐伯虎的風流瀟灑。華大華二的默憨可掬。都說得活靈活現。像真有其人出現的樣子。當時電影事業尙未十分發達。當然談不到攝成影片的話。一直到今年春裏。偶然聽到了錢幼卿的三笑。腦海裏陡的想着要是把三笑拍成影片。喜怒哀樂。色色俱全。到是一件十分美滿的事。當時我會經想到全書各種表情。當然以「三笑」爲最難。因爲「笑」係乎全劇情。姻緣造成的關鍵。完全發生在三笑上。我以爲第一笑在寺院裏。秋香看見唐寅目不轉睛的望着伊。似乎這書生有一點默氣。便不其然而然的笑了一笑。在秋香出於無意。在伯虎却當作有心。所以緊緊趕着。秋香陸行伯虎也陸行。秋香水行伯虎也水行。便連帶發生了第二笑。在秋香潑了伯虎滿身的水時。本來想道歉的。可是招頭一看。却是廟裏跟來跟去的那個書獃子。便又向之一笑。秋香回進華府。回頭轉來。看見伯虎還在後面對伊呆看着。以爲這人纏之不休。真是個默書生。不覺又是一笑。這是第三笑。秋香在這時候。心目中雖有了伯虎。可是堂堂太師府裏。當然不能涉到邪念。而伯虎得着秋香的三笑。爲以伊置個有心。盡力的謀人華府。甚而至於置身投靠。公子

不做做奴僕。終至秋香到手。也可算得「有志者事竟成」了。

這三笑既是全劇的最重要點。況且一笑有一笑的意義。當然不能草率放過。而飾秋香的演員。尤其應當明瞭這「三笑」的意義。曲曲傳神。方才能把全劇的精彩表演出來。天一「三笑」飾秋香的是那個。我還不曾知道。所以不敢亂說。不過我對於天一的「三笑」。却懷着極大的希望。尤其



爲 天 一 攝 製 三 笑 影 片 作

碧 波

有明一代畫師唐六如先生。倜儻瀟灑。風流韻事。遞傳迄今。能文者因譜爲彈詞。將三笑豔乘。廣播天下。書名三笑姻緣。雖遐荒婦稚。亦莫不諳知。而能滔滔述其軼事焉。

天一影片公司。既將白蛇傳珍珠塔等。膾炙人口之彈詞。攝製成影劇。出映後成績至佳。因復有三笑之製。輔以陳玉梅林雍容諸明星。則溫靜之秋香。與夫喬飾之華安俱足爲是劇生色不少。

我人生茲塵世。日夕感此呆板枯澀之生活。弗有娛樂以調劑心靈。則人人將生厭世之念。電影爲娛樂界佔有重要位置之一。既有優美之表見。則自能祛除常日愁苦疲勞于無形。脫所值之娛樂。不能予觀衆以同情。非特弗克顯其神祕微妙而安慰人生之功能。抑且轉增煩悶。故電影劇之對於美之藝術。風趣之劇旨。乃爲第一要義。絕對不可忽視者也。

天一公司善取材。故自成立以還。每每出一片。愈能使觀衆深表同情心。今三笑片出。會看風行國內外。當益較以前諸劇尤盛。

本公司出品輿論之一斑

電 影 女 明 星 憶 評

昭 權

天一公司出品「電影女明星」、國產影片中之以影戲事業宣示國人者之嚆矢也、顧名思義、此片常飽觀衆之眼簾、以電影界生活之真相、然若只平鋪直攝、傾量表抒電影界工作之情形、或所謂第一流明星之狀況、則其估價、當被視爲一種電影攝製法圖解、或直名演員之起居注耳、未得側身藝術之林、供人評判高下也、此片能不陷此弊、則以其一面將電影工業逐處爲片段的流露、而一面又顧及其主要之劇情、有萬壑分流、匯爲巨川之概、如華東攝製外景一節可算宣示影界事業之一點、而因攝外景、秀珍墜馬受傷、而錢潤生得乘間自薦送之歸家、復得間遇王慧賢、以致生出種種波折、由此而下、直如水銀瀉地一貫澈底、故上半部形似散漫、實則內體處處與劇情合一也、

潤生替冒名函時、作近攝法、祇見中文而無英文、而逸民得函時、又映中英二函及信封各一、此爲片中微疵之一、

是劇情節之結構、頗具舊式偵探長片之窠臼、舊式偵探片、往往以一英雄衛護一女子、而該女子又往往遭匪徒暗算、陷身賊巢、英雄則百計援之、已又或以衆寡懸殊、或誤投機捩、如此得失相乘、互爲雄長、其情節可延至數十百卷而餘、此片特以簡敏之手段撮冗長之劇情於十一卷中、更加許多電影界情形爲穿插、誠足稱能事、所異者片中之女子、祇

一度陷身賊巢、而此第一次之歷險卽其末次也、又偵探長片、賊巢每佈於深林曠野、荒村僻壤間、而此則在號稱文明之城市社會、亦足徵現社會之良莠不齊、有時不啻野蠻之匪窟也、慧賢爲維德秀珍說項、始得經理錄用、因而結爲友好、後卒得其援助、使惡豎之膽寒而悔過、夫妻之嫌隙盡消彌、在慧賢可謂食慈惠之報、而維德秀珍亦能以德報德矣、洋臺互候一幕、俗諺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亦所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皆可作如是觀也、世事往往如劇中人之當局而迷、而吾輩旁觀者方支頤失笑也、取景如慧賢私宅、及輪埠送別等幕、皆極美麗、送別時慧梅夫婦皆親蒞、所以示彼夫婦皆和好如初、而羅倪不啻其和事老、則送別固宜、於結束劇情、可謂盡善盡美矣、然西俗度蜜月、新伉儷之父若母、亦多赴送其子女、且以東方民族倫理間關切之深、則秀珍之父母及維德之親眷、(在片中並未提及、)亦至少有若干人、何片中送別者、祇慧梅夫婦、豈倪羅之知交、獨彼四人乎、故於結束劇情、可云完備、而於情理或有未盡處也、

羅倪於未入電影界前、已嗜影成癖、又時閱電影書籍、及摹效明星之顰笑、則於電影方面、當稍具學識、乃於初次試演時、成績之劣、幾遭黜遣、在片中不免爲過甚之描寫、然凡事務須身歷精研、而後方得進步與成功、觀此則有志銀幕而從未上鏡頭者、可知所取法矣、

記 天 一 孟 姜 女

天一影片公司「孟姜女」爲南洋方面所預定者、故攝製竣工後、卽運往南洋開映。滬上自初一起、始得在中央大戲院開映、而飽吾人之眼福、余於初二晚趨車往觀、爰爲述之。如次、胡蝶以幽嫻秀麗見長、飾孟姜女、適與其個性相合、當萬杞良被捉時之倉皇失措、演來能逼真、迨後長亭慘別、離家尋夫二幕、悲哀欲絕之態、傳神無遺、舟子欲加非禮時之侷促狀態、亦能恰到好處、適合劇中人身份、最後投水一幕雖非真景、而其聳身一躍時、已令觀衆爲之心驚膽寒、哭夫一幕、有如身歷其境所謂聲隨淚下誠不知其適從何來、其真藝術亦卽在此、金玉如君飾萬杞良、聞訊時之倉皇、與乎別妻時之欲訴無從、極能逼真、在孟氏花園內之癡頭癡腦、則又活似一士老兒、化裝亦極神妙、餘如玉无恐之孟員外、丁華氏之孟夫人、魏鵬飛之孟福、張顛顛之孟興、張大公之孟富、張慧賢女士之春香、周空空之船夫、蕭天呆之船夫母、均能各盡所長、無疵可擊、字幕亦頗清晰、惟「消息」均誤作「消息」應改正攝影方面、頗見新穎、而以夢會及廟神渡江等數幕攝法最佳、最後孟姜女投河後、與萬杞良自水面冉冉上升、雙雙倩影、隱約於碧浪岸樹中見之、迨至入空而滅、亦能適可而至、攝影之佳、可謂妙到秋毫、宜乎其能號召觀衆也、

本公司出

英文	備本 考數	主演	導演	名片
Rseeontruction	九大本	高王吳魏 梨无素鵬 痕恐馨飛	邵醉翁	佛成地立
Lee Fee Fee, The Heroine,	十大本	譚粉吳林 志菊素雍 遠花馨容	邵醉翁	飛飛李俠女
The Four Moralists	九大本	易譚吳朱 方志素詠 朔遠馨芬	邵醉翁	義節孝忠
A Wife's Secret	九大本	張吳胡金 大素玉 公馨蝶如	邵醉翁	密祕之妻夫
Two Butterflies	十二大本	魏吳胡金 鵬素玉 飛馨蝶如	邵醉翁	台英祝伯山梁
The Righteous Snake	前後二集 十八大本	王吳胡金 无素玉 恐馨蝶如	邵醉翁	傳蛇白

閱購局書東大向可刊特有皆片各

品 一 覽 表

英 文	備 考	本 數	主 演	導 演	名 片
The Three Movie Stars		十一大本	金胡王吳 玉漢素 如蝶倫馨	邵醉翁	星 明 女 影 電
Peals Pagoda	前後二集	十二大本	金丁胡吳 玉子素 如明蝶馨	邵醉翁	塔 珠 珍
Meng Chiaug Nu		十大本	張金胡王 慧玉无 嫻如蝶恐	邵醉翁	女 姜 孟
Travels to The West		十大本	張吳胡魏 懷愛鵬 玉珠蝶飛	邵醉翁	記 游 西
Three Smiles	前後二部	二十大本	陳 林 玉 雍 梅 容	邵醉翁	笑 三
The Righteous Snake	在攝製中		胡 金 蝶 玉 如 如	邵醉翁	塔 祭 林 仕

各 片 皆 有 特 刊 可 向 大 東 書 局 購 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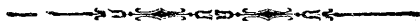
徵求文稿簡章

- 一 凡關於電影藝術上之文字如導演。攝影。化裝。表演。動作。置景。洗染。并討論。評話。譯著等惠寄本刊一律歡迎。
- 二 來稿須繕寫清楚而每篇不得過三千字。
- 三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經刊登其版權即歸本刊所有本刊並有修改之權
- 四 來稿如係譯本須將原本附下以便查考
- 五 來稿須署名蓋章並註明真姓名地址否則至佳亦不刊登如不願受酬者亦請聲名
- 六 酬資『分四種』「甲」五元「乙」三元「丙」二元「丁」一元餘者當以本刊及戲券奉贈
- 七 稿資在本刊出版後半月憑來稿時之印鑑向本刊會計處領取以二個月為限過後作不受酬論
- 八 來稿信封上請書明特刊編輯部收



PRODUCED

BY



THE UNIQUE FILM

PRODUCTION COMPANY

68 WARD ROAD

SHANGHAI,

CHINA.



THREE SMILES

Synopsis

Tang Pe-hu, Chn Chih-shan, wen Cheng-ming and Chow wen-pin are friends connected by the popular name of "the four geniuses of Soochow". Among the group Tang distinguishes himself the most for his pleasure-hunting. One day, in his visit to Hu-ch'iu alone he happens to meet a lady of a respectable family burning incense in the Reflection Nunnery. An innocent smile from the pretty maid of the devotee of Buddha attracts Tang's great attention—actually wins him to the riverside, where the girl gets on board a boat with her mistress while Tang takes another Vessel to follow her. In the same evening the maid pours a basinful of water from the window of the vessel and Tang's clothes gets wet as the malicious wind carries the water to his boat. At this incident Tang cares little. As if in apologizing for her carelessness the innocent girl gives him another smile which encourages him all the more in the present game of love-making. It is after their arrival at Tang K'ou Chen that Tang recognizes the personage in the boat as Mrs. Hua and her Maid T'siu-hsiang.

The faithful maid helps her mistress to land and on the point of stepping in the door she, aware of the presence of

T'ang walking to and fro beside her and with so fascinating an appearance, favors him with a third and more lasting smile. With these three smiles from an unsurpassing beauty T'ang falls into a rapture almost amounting to frantiness. Then he manages to be a page in the Hua's with cloathes changed to suit and under the name of Hua-an. His duty under the present capacity it is to attend to Hua's two sons at school. The brothers, by name of Hua Wen and Hua Wu respectively, are both dull heads. T'ang then used to correct the school works for them secretly.

He thus wins himself much respect from Mr. Hua as he, after deep inquiry, discovers the secrecy.

One day, when the two brothers are taking a noon doze just upon their desk T'ang draws a picture of them and describes them as two silly things, Mrs. Hua is enraged upon seeing it but still reserves due respect for his gifts. So she, by way of punishing him, orders him to draw a picture of the Goddess of Mercy. T'ang takes this opportunity to ask Mrs. Hua that T'siu-hsiang should be employed to make the ink for him. To which she raises no objection.

Thus a chance now offers itself for T'ang and the maid to make a secret agreement that they should again meet in the study in the same evening. The appointed hour comes: T'siu-hsiang put purposely Mr. Hua's dose of Ginseng in the study. T'ang

comes and drinks it up, thinking it is just what is taken Punishing from Hua's dose by T'siu-hsiang and is intended for him. Now one is heard coming outside, It's T'siu-hsiang, no doubt, thinks T'ang, But to his great amazement Mr, Hua makes his appearance from the door, T'ang takes to heels immediately, leaving Hua to the empty cup.

The next day T'ang ha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ask the maid for a secret meeting in the garden at night. T'ang goes there at the fixed hour but the girl does not appear. Instead she, perceiving T'ang there from upstairs tells the servant wang-tsing that someone, most probably a thief, appears or disappears among the flowers in the garden. wang, after seeing him personally, meets the other servants and go to the garden together with staffs in their hands. T'ang, upon their approaching, make a quick turn which brings him to the back of the group, and pretends to be a member of the party instead of the object of the same. Now T'siu-hsiang comes to the spot, too. T'ang gives her but a staring glance.

Again, one day, when Mrs. Hua is away from home T'ang steals into her room and asks T'siu-hsiang for another secret meeting. The cunning maid promises to meet him in The Peony Pavilion at mid-night. The younger brother comes to make the same request after T'ang. The ma'd gives him the same promise. The second solicitor is threatened away by the

coming of a third, the elder brother, to whom T'siu-hsiang again gives the same promise. Midnight adverts Hua wen, Hua wu and T'ang meet each other unexpectedly in the pavilion. With no light they begin a game of hide and seek in the darkness. T'siu-hsiang makes Mrs. Hua come here. T'ang is the only one to escape from her sight and actually from her blame.

Chu chih-shan and wen cheng-ming now tries to get some knowledge of the whereabouts of T'ang. In this effort they find no difficulty, for the boat they take for this purpose is the same one T'ang has used. A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boatman they find him at the Hua's. Upon their leaving, T'ang, at his master's order sees them off at the quay. Chu imparts him with a plan at this time. On his return T'ang, in a reproaching tone tells Hua: "Chu is too deaf to reason: he tries to entice me to be his man by promising that I may marry his maid." "Can't I make my maid be your wife?" asks the master. "Only chu has dozens of maids," replies T'ang, and he'll let me choose any one I like most." "He only has dozens," says Hua, angrily, "but I have more than one hundred maids, isn't there no one you like?" Then he make

If his maids assembled in the hall. T'ang does not hesitate to choose T'siu-hsiang and in this silent and deep night he two becomes married couple.

The Three Smiles Cast

TANG PE-HU.....LIN YUNG YUNG
CHU CHIH-SHAU.....CHEN PING HSUEH
WEN CHENG-MENG.....WANG SIOH SIANG
MR. HUA.....WANG WU-K'UNG
MRS. HUA.....MRS. HUA
HUA WEN.....CHANG TIEN TIEN
HUA WU.....CHANG TZU CHIN
CHUN-HSIANG.....TSIEN HSUEH FAN
SHAI-HSIANG.....SIEH LIN LAN
T'SIU-HSIANG.....CHEN YU MEI
TUNG-HSIANG.....WANG CHIN YU
HUA WU'SWIFE.....CHANG HSUEH MING
TEACHUR.....CHOU K'UNG K'UNG
WANG TSING.....WEI P'ENG-FEI
HUA YOUNG.....CHOU JU CHUNG
BOAT-MAN.....CZEN CHEN SHENG

THREE SMILES



DIRECTED by SHAW RUNJY

& C. S. CHEU

SCENERLO by KOOK Z. KANFORD,

& SHAW RUNDE

STORY by JACK LEE

& SHAW RUNMY

PHOTOGRAHPHY by SNAW RUNRUN

SCENERY by MANG CHUN-MOW

& CHOW NIEN-CHUNG

TRAVELS TO THE WEST

(The Battle Between the monkey and the Leopard)

PROLOGUE

The Leopard, after years of moral cultivation, is able to transfigure himself into whatever he wishes; but still with a brutal heart, he begins to be a menace of all the villagers near-by.

A monk of high morals, Tang-seng, at the order of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Hsuan-tsung, journeys to T'ien Chu Kou in the west to get some Buddhistic classics. He has the Monkey, the Pig and the Monk in his company as his guards, all of whom are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are also well versed in the magical art of transfiguration.

Miss Waong - - a beautiful girl of a wealthy family, whose residence becomes the scene of the battle later.

THE STORY

After a long, tedious, and sensational journey and among the many elves and goblins they have come upon and vanquished, Tang-seng and his three body guards have the fiercest battle yet to be fought with the Leopard. It happens that the Leopard, transfiguring himself into a man and with an elf wolf changed into the appearance of his servant, passes Waong's garden one day. He desires a beautiful lass there, with as beautiful a maid-in-waiting standing beside her. Covetting her beauty he intends to have her and, therefore, looks to the wolf for advice the elf

leads him to the garden and manages to meet the girl at the foot of an artificial hill. The Leopard accosts the girl who, hesitating to converse with strangers, tries to leave them, But the beasts stand in her way to detain her. It is the witty maid who relieves the girl from the embarrassment by requesting the intruders that they should ask the father, Mr. Waong is greatly surprised as his daughter tells the tale, and his surprise still increases upon the intruding of another stranger, clothed in fashion and polite in every way. The guest says that his surname is Wu and that his business here is Match-making. A gentleman by the name of Chin he continues, intends to marry Miss Waong whom he has met in the garden. (Who is the match-maker? The elf wolf transfigured), Mr. Waong denounces him with anger. "You don't know my master Leopard?" retorted the stranger, "Consent to us or else you'll find your home up-side-down." With this he resumes his original form of a wolf to intimidate the host, who, quite terrified, consents most reluctantly. "Get everything ready, the wedding is to be held to-night," adds the wolf and disappears.

Just by this time the sensational journey of T'ang-seng and his three guards brings them before Waong's residence now gorgeously decorated for the curious wedding of a lovely girl to an admirable beast. They ask Mr. Waong to make room for their night rest here, to which the kind host agrees gladly; and in addition, he prepares supper for them. When at table Mr. Waong appears to be very uneasy. T'ang-seng asks him what his trouble is. Waong tells him the whole story in answer. The kind-hearted Monkey is most irritated at the anecdote. "Really?

We'll eradicate him for you" assures he. He then makes the Pig turned into Miss Waong while he himself transfigures into her maid. Thus they sit in the bridal chamber, awaiting the coming of the Leopard and leaving the Monk as the only guard of Tang-seng. The ill-fated bridegroom comes before long and after due ceremony the couple step into the chamber. But as the Leopard goes due to bed he finds the beautiful bride no more than an ugly pig. Meanwhile the Monkey rushes in with his golden staff. The Leopard has only a narrow escape from his enemies who run after him. The pursuit brings them to the foot of a mountain where many small elves make their appearance to help the Leopard. But the Monkey is equipped with the art of making many small monkeys with the hair on his skin to match, there a fierce battle is shown for some moment and the picture finally ends as the Leopard is beaten to death by the monkey with his mighty staff.

THE CAST

Tang-seng	Chih Tu-ju
The Monkey	Chin Shih-hou
The Pig	Chang Chin-lung
The Monk	Wei Pieng-fei
The leopard	Sun Hsi-ming Chang Tai-kung
The Wolf	Chang Huai-yu
Mr. Waong	Wang Wu-kiung
Waong Yu-ch n	Miss Butterfly
Chun-hu	Wu Mngai-chu
Mrs. Waong	Mrs Hua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692B

TRAVELS TO THE WEST



DIRECTED by **SHAW RUNJY**
& **KOOK Z. KANFORD**

SCENERIO by **JACK LEE**

STORY by **SHW RUNDE**
& **MANG CHUN MOW**

PHOTOGRAPHY by **SHAW RUNRUN**
& **WONG SZE-CHENG**

SCENERY by **CHOW NIFN-CHUNG**
& **WEI BUNG-FEE**

上海提籃橋華德路六十八號

○三六六內國 UNFILPROCO外國 號掛報電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十日出版

期二十第刊特一天

刊合 記遊西
笑三

編輯者 天一影片公司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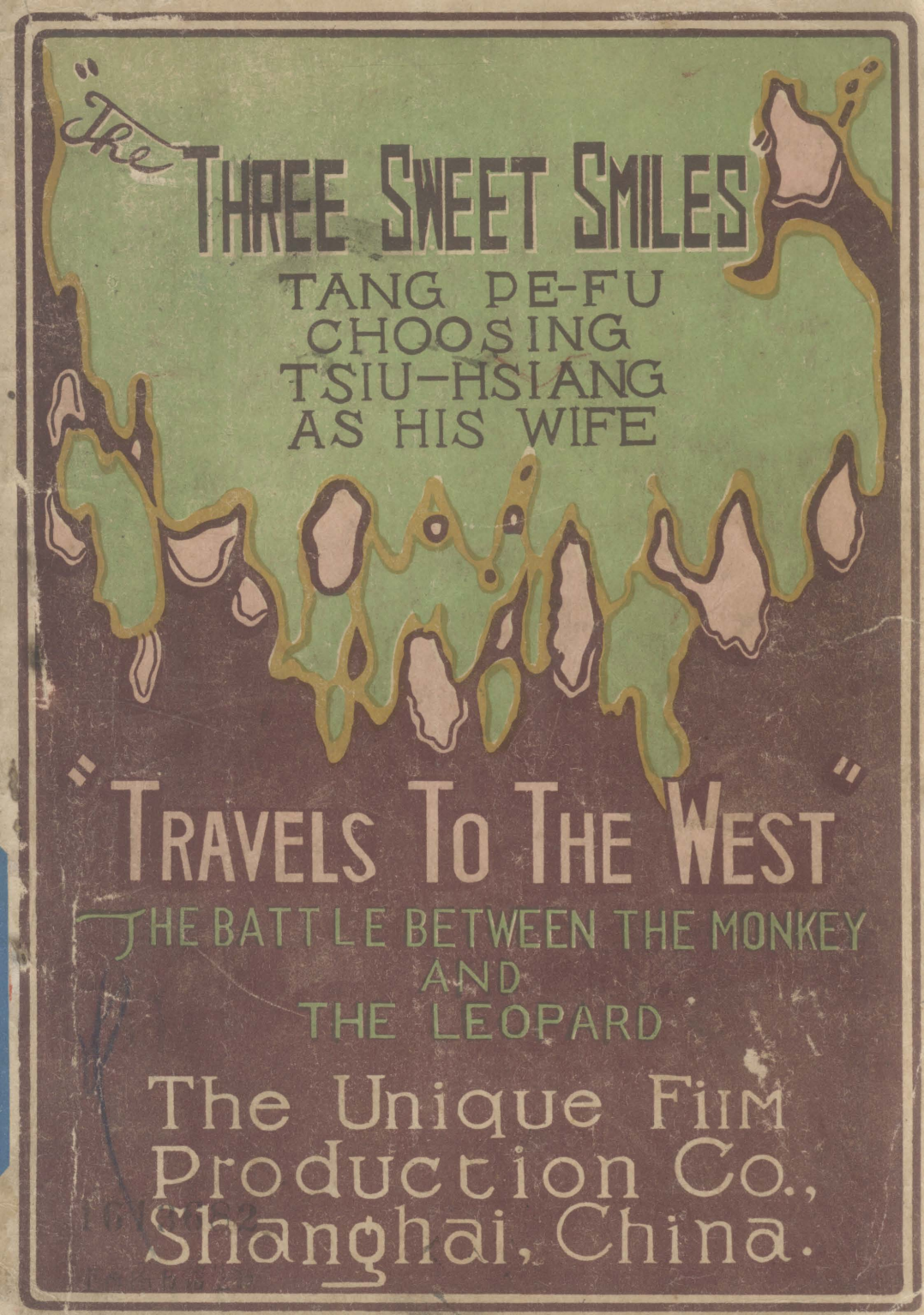
發行者 天一影片公司發行部

印刷者 一鶴印刷社

總代售處 大東書局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書院

每册售洋二角郵票代
現用以一分三分為限



The **THREE SWEET SMILES**

TANG PE-FU
CHOOSING
TSIU-HSIANG
AS HIS WIFE

“**TRAVELS TO THE WEST**”

THE BATTLE BETWEEN THE MONKEY
AND
THE LEOPARD

The Unique Film
Production Co.,
Shanghai, China.